五禮通考

二十

1062
30

12
1062
30

五禮通考卷第八十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奉翰總督直隸等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

吉禮八十

宗廟制度

唐書高祖本紀武德元年六月己卯追謚皇高祖曰宣簡公皇曾祖曰懿王皇祖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考曰元皇帝廟號世祖

禮樂志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而禮家之說世數不同然自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大儒荀卿劉歆班固王肅之徒以爲七廟者多蓋自漢魏以來創業之君特起其上世微而無功德以立四廟故其初皆不能立七廟武德元年始立四廟曰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

舊唐書禮儀志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迎宣簡公懿于景皇帝元皇帝神主祔於太廟始享四室

于志寧傳貞觀三年志寧爲中書侍郎加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陽縣公是時議立七廟羣臣皆詣以凉武昭王爲始祖志寧以凉非王業所因獨建議不之

唐書禮樂志貞觀九年高祖崩太宗詔有司定議諫議大夫朱子奢建議曰案漢丞相韋元成奏立五廟諸侯亦同五劉子駿議開七祖邦君及高祖爲六室

舊唐書禮儀志貞觀九年高祖崩將行遷祔之禮太宗命有司詳議廟制諫議大夫朱子奢建議曰案漢丞相韋元成奏立五廟諸侯亦同五劉子駿議開七祖邦君及高祖爲六室

降二鄭司農踵元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塗並驅各相師祖咸翫其所習好同惡異遂令歷代祧祀多少參差優劣夫取曾無畫一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別嫌疑慎微遠防僭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義在茲乎若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可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無準冠履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纔與子男相埒以多爲貴何所表乎愚以爲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

之所基者如殷之元王周之后稷尊爲世祖倘無其例
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虛位將待七百
之祚遞遷方處庶上依晉宋旁愜人情於是八座奏曰
臣聞揖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何嘗不崇親親之
義篤尊尊之道虔奉祖宗致敬郊廟自義垂闕里學滅
秦庭儒雅既喪經籍湮殄雖兩漢纂脩絶業魏晉敦尚
斯文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說執淺見
而起異端自昔迄茲多歷年代語其大略兩家而已祖
鄭元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
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極誠
宜定一代之弘規爲萬世之彝則臣奉述睿旨討論往
載紀七廟者實多稱四祖者蓋寡較其得失昭然可見
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

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曰七世之廟
可以觀德至于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
干寶之徒或學推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今古咸以爲
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
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
乎若使違羣經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
尊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偪於人臣諸侯之制上
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況復禮由
人情自非天墜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於嚴配數
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逮七世得加隆之心是知德厚
者流光乃可久之高義德薄者流卑實不易之令範臣
等參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
典庶承宗之道興於禮定之辰尊祖之義成於孝治之

日制從之

蕙田案子奢論七廟是

貞觀二十三年太宗崩將行崇祔之禮禮部尚書許敬宗奏言弘農府君廟應迭毀案舊儀漢丞相韋元成以爲毀主瘞埋但萬國宗享有所從來一旦瘞埋事不允愜晉博士范宣意欲別立廟宇奉征西等主安置其中方之瘞埋頗協情理事無典故亦未足依又議者或言毀主藏於天府祥瑞所藏本非斯意今謹準量去祧之外猶有壇墠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今時廟制與古不同共基別室西方爲首若在西夾之中仍處尊位祈禱則祭未絕祇享方諸舊儀情實可知弘農府君廟遠親殺詳據舊章禮合迭毀臣等參議遷奉神主藏於夾室本情篤教在禮爲弘從之其年八月庚子太宗文皇帝神主祔於太廟

文明元年八月奉高宗神主祔於太廟中始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

唐書武后本紀垂拱四年正月甲子增七廟立高祖太宗高宗廟於神都

舊唐書禮儀志垂拱四年正月又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京廟之儀別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則天尋又令所司議立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崇文館學士周悰希旨請立崇先廟爲七室其皇室太廟減爲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曰臣竊準秦漢皇太后臨朝稱制并據禮經正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蓋百王不易之義萬代常行之法未有越禮違古而擅裁儀注者也今周悰別引浮議廣述異文直崇臨朝權儀不

依國家常度升崇先之廟而七降國家之廟而五臣聞皇圖廣闢實崇宗社之尊帝業弘基實等山河之固伏以天步多艱時逢遏密代天理物自古有之伏惟皇太后親承顧托憂勤黎庶納孝慈之請垂矜撫之懷實所謂光顯大猷恢崇聖載其崇先廟室合同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合輒有移變臣之愚直並依正禮周悰之請實垂古儀則天由是且止

蕙田案賈議辭嚴義正卓然不可磨

唐書武后本紀嗣聖七年即武后天授元年九月丙戌立武氏七廟於神都十月改唐太廟爲享德廟以武氏七廟爲太廟

禮樂志天授二年則天既革命稱帝於東都改制太廟爲七廟室奉武氏七代神主祔於太廟改西京太廟爲享德廟四時唯享高祖已下三室餘四室令所司閉其門廢其享祀之禮又改西京崇先廟爲崇尊廟其享祀如太廟之儀

蕙田案武氏之罪此爲最大

中宗本紀神龍元年正月丙午復於位五月壬午遷武氏神主於崇恩廟乙酉立太廟於東都八月乙亥祔孝敬皇帝於東都太廟皇后見於廟十一月壬午及皇后享於太廟大赦壬寅皇太后崩廢崇恩廟

禮樂志初唐建東西二都而東都無廟則天皇后僭號稱周立周七廟於東都以祀武氏改西京唐太廟爲享德廟神龍元年中宗復位遷武氏廟主於西京爲崇尊廟而以東都武氏故廟爲唐太廟祔光皇帝以下七室而親享焉由是東西二都皆有廟歲時並享

蕙田案東西二都立廟並享非禮也

舊唐書禮儀志神龍元年正月改享德廟依舊爲京太廟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昔孫卿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代則天子七廟古今達理故尚書稱七代之廟可以觀德祭法稱王立七廟一壇一墠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莫不尊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祫祭之禮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之室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商之元王已後十有四代至湯而祖之外更無始祖但商自元王已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有天下周自后稷以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代數既遠遷廟親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即以高皇帝爲太上皇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爲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爲太祖其高祖太皇處士君等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爲太祖其征西豫章頹川京兆府君等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歷茲以降至於周隋宗廟之制斯禮不改故宇文氏以文皇帝爲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爲太祖國家誕受天命累葉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代數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宏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今皇極再造孝思匪寧奉二月十九日勅七室以下依舊號尊崇又奉三月一日勅既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遠令詳

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即是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周朝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爲世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通議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及鄭元注詩雍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爲太祖耳非祫祭羣主合食之太祖今之議者或有欲立凉武昭王爲始祖者殊爲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卨始封湯武之興祚由稷卨故以稷卨爲太祖即皇家之景皇帝是也凉武昭王勳業未廣後主失國土宇不傳景皇始封實基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凉之遠構考之前古實垂典禮魏氏不以曹參爲太祖晉氏不以殷王印爲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爲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爲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爲太祖則皇家安可以凉武昭王爲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制下公卿議議者多同帝亦然之杜林正議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德貞觀之時主聖臣賢其去凉武昭王益亦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必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寖遠方復立之是非三祖二宗之意實恐景王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宗廟事重禘祫禮崇先王以之觀德或者不知其說既灌而往孔子不欲觀之今朝命惟新宜應慎禮祭如神在理不可誣請準勅加太廟爲七室享宣皇以備七代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太常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議云謹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載籍之明

文古今之通制皇唐稽考前範詳採列辟崇建宗靈式遵斯典但以開基之王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湯文祚基稷卨太祖代遠出乎昭穆之上故七廟可全若夏繼唐虞功非由緜漢除秦項力不因堯及魏晉經圖周隋撥亂皆勳隆近代祖業非遠受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肇立宗祊罕聞全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備更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皇家千齡啟旦百葉重光皇帝濬德基唐代數猶近號雖崇於太祖親尚列於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故先朝唯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文帝登遐神主升祔於廟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準禮復遷今止有光皇帝已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有七本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殊故惟三后臨朝代多儒雅神祊事重禮豈虛存規模可沿理難變革宣皇既非始祖又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既遷其廟不合重立若禮終運往建議復崇實違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請依貞觀之故事無革三聖之宏規光崇六室不虧古義時有制令宰相更加詳定禮部尚書祝欽明等奏言博士三人自分兩議張齊賢以始同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劉承慶以王制三昭三穆不合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請依張齊賢以景皇帝爲太祖依劉承慶尊崇六室制從之尋有制以孝敬皇帝爲義宗升祔於太廟其年八月崇祔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世祖元皇帝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皇考高宗天皇大

帝皇兄義宗孝敬皇帝於東都之太廟躬行享獻之禮

蕙田案張齊賢論唐太祖之說極是而以尊於太祖之祖爲不在合食之列則未審也蓋時享所奉七廟之定制也太祖而外三昭三穆論親而不論功德祫祭之禮毀廟所合食也太祖而外凡爲祖者無拘太祖前後皆得與食亦論親而不論功德蓋世數有近遠古今有時宜禮以義起者當如是若如漢魏以後屬尊不合食之例安得謂之祫祭乎劉承慶等六廟之說自亦權宜至以孝敬帝升祔足數則非禮矣

觀承案屬尊不合食之例殊謬益不知禮以義起故也故唐人禘祫紛紜當以昌黎之議爲得情理之中

景龍元年正月丙戌復武氏廟陵置令丞守戶

舊唐書禮儀志神龍二年駕還京師太廟自是亦崇享七室仍改武氏崇恩廟明年二月復令崇恩廟一依天授時享祭時武三思用事密令安樂公主諷中宗故有此制尋又特令武氏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孚奏言太廟齋郎承前只七品以下子今崇恩廟齋郎既取五品子即七廟齋郎作何等級上曰太廟齋郎亦準崇恩廟置孚奏曰崇恩廟爲太廟之臣太廟爲崇恩廟之君以臣準君猶爲僭逆以君準臣天下疑懼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伏願無惑邪言以爲亂

始其事乃寢

蕙田案楊孚之奏與賈大隱可稱二絶

唐書睿宗本紀景雲元年七月乙亥廢崇恩廟十月癸卯出義宗於太廟

禮樂志中宗崩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以謂義宗追尊之帝不宜列昭穆而其葬在洛州請立別廟於東都而有司時享其京廟神主藏於夾室由是祔中宗而光皇帝不遷遂爲七室矣

舊唐書禮儀志景雲元年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奏言準禮大行皇帝山陵事終即合祔廟其太廟第七室先祔皇兄義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崩後追尊神龍之初乃特令遷祔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者不合列敘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別立廟孝敬皇帝恭陵既在洛州望於東都別立義宗之廟遷祔孝敬皇帝哀皇后神主命有司以時享祭則不違先旨又協古訓人神允穆進退得宜在此神主望入夾室安置伏願陛下以禮斷恩制從之及既葬祔中宗孝和皇帝和思皇后趙氏神主於太廟其義宗即於東都從善里建廟享祀

韋湊傳開元初遷將作大匠詔復孝敬皇帝廟號義宗湊奏曰傳云必也正名禮祖有功宗有德其廟百世不毀商有三宗周宗武王漢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歷代稱宗者皆方制海內德澤可尊列于昭穆是謂不毀孝敬皇帝未嘗南面且別立寢廟無稱宗之義遂罷

蕙田案廢崇恩廟出義宗皆極是

唐書元宗本紀開元四年六月太上皇崩十一月丁亥

遷中宗於西廟

舊唐書禮儀志開元四年睿宗崩及行祔廟之禮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等奏議曰謹案孝和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睿宗大聖真皇帝是孝和之弟甫及仲冬禮當祔遷但兄弟入廟古則有焉遞遷之禮昭穆須正謹案禮論太常賀循議云兄弟不相爲後也故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上承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統懷帝自繼於世祖而不繼於惠帝其惠帝當同陽甲孝成別出爲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至其當遷不可兼毀二廟此蓋禮之常例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代謂從禰已上也尊者統廣故恩及遠祖若旁容兄弟上毀祖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事於七代之義矣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出爲別廟時祭不虧大祫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永貞獻祼長序制從之初令以儀坤廟爲中宗廟尋又改造中宗廟於太廟之西

蕙田案兄弟不相爲後者謂兄弟昭穆等倫同堂異室祔則並祔祧則同祧不紊世次之序耳非謂不相爲後則不可同享於廟也陳貞節等迺有出爲別廟之議可謂未達於禮矣

唐書元宗本紀開元五年正月癸卯太廟四室壞遷神主於太極殿素服避正殿輟視朝五日已酉享於太極殿十月戊寅祔神主於太廟

禮樂志開元五年太廟四室壞奉其神主於太極殿天

子素服避正殿輟朝三日時將行幸東都遂謁神主於太極殿而後行

陳貞節傳開元五年太廟壞天子舍神主太極殿營新廟素服避正寢三日不朝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乃正月太廟毀此躋二帝之駮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今皆違之魯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說曰僖雖閔兄嘗爲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乎莊公薨閔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況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陵夷墮周公之祀太廟今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別祠不得列於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棄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周不先宻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之也況中興耶晉太康時宣帝崩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殿陷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必非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於亂臣謂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魯晉哉帝異其言詔有司復議貞節獻與博士馮宗質之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與焉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則兄弟不爲世矣殷人六廟親廟四并湯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爲世方上毀四室乃無祖禰是必不然古者由禰極祖雖迭毀迭遷而三昭穆未嘗

關也禮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後者故捨至親取遠屬父子曰繼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廟尚矣借有兄弟代歷承統告享不得稱嗣子嗣孫乃言伯考伯祖何統緒乎殷十二君惟三祖三宗明兄弟自爲別廟漢世祖列七廟而惠帝不與文武子孫昌衍文爲漢太宗晉景帝亦文帝兄景絶世不列於廟及告謚世祖稱景爲從祖今謂晉武帝越崇其父而廟毀及亡何漢出惠帝而享世長久乎七廟五廟明天子諸侯也父子相繼一統也昭穆列序重繼也禮兄弟相繼不得稱嗣子明睿宗不父孝和必上繼高宗者偶室於廟則爲二穆於禮可乎禮所不可而使天子旁紹伯考棄已親正統哉孝和中興別建園寢百世不毀尚何議哉平子猥引僖公逆祀爲比殊不知孝和升

新寧聖真方祔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帝語宰相名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軌平子平子援經辯數分明獻等不能屈蘇頲右博士故平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迮於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

葸田案平子之議漢魏以來儒者論禮皆未之及也史稱其援經辨數分明人莫能屈豈非理足者可以特立而諸儒爲之不平又以見人心之大公耶乃卒坐貶而中宗不得復廟惜哉

姚崇傳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宰相宋璟蘇頲同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壓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脩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對

曰臣聞隋取符堅故殿以營廟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壞乃崩況木積年而木自當蠹乎但壞與行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以闕中無年輸餉告勞因以幸東都所以爲人不爲已也百司已戒供擬既具請車駕如行期舊廟難復完盡奉神主舍太極殿更作新廟申誠奉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二百匹詔所司如崇言舊唐書禮儀志開元十年正月下制曰朕聞王者乘時以設教因事以制禮沿革以從宜爲本取舍以適會爲先故損益之道有殊質文之用斯異且夫至德之謂孝所以通乎神明大事之謂祀所以虔乎宗廟國家握紀命歷重光累盛四方由其繼明七代可以觀德朕嗣守丕業祇奉睿圖聿懷昭事罔不恤祀嘗覽古典詢諸舊制遠則晉漢道殊雖禮文之不一固嚴敬之無二朕以爲立愛自親始教人睦也立敬自長始教人順也是知朕率於禮緣於情或教以道存或禮從時變將因宜以創制豈沿古而限今況恩以降殺而疎廟以毀遷而廢雖式瞻古訓禮則不違而永言孝思情所未足享嘗則止豈愛崇而禮備有禱而祭非德盛而流永其祧室宜別爲正室使親而不盡遠而不祧廟以貌存宗由尊立俾四時式薦不間於毀主百代靡遷匪咫於始廟所謂變以合禮動而得中嚴配之典克崇肅雍之美茲在又兄弟繼及古有明文今中宗神主猶居別處詳求故實當宁不安移就正廟用章大典仍創立九室宜令所司擇日告遷

通志開元十年加置九廟移中宗神主就正廟仍創立九室其後制獻祖懿祖太祖世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

睿宗太廟九室也

唐書元宗本紀開元十一年五月乙丑復中宗於太廟八月戊申追號宣皇帝曰獻祖光皇帝曰懿祖禮樂志開元十一年詔宣皇帝復祔於正室謚爲獻祖并謚光皇帝爲懿祖又以中宗遷祔太廟於是太廟爲九室將親祔之而遇雨不克行乃命有司行事 但與本紀十一年事同故並列 案禮樂志一段係十年事

舊唐書元宗本紀開元十一年丙辰遷祔中宗祔主於太廟八月尊八代祖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始祖祔於太廟之九廟

禮儀志開元十一年春元宗還京師下制曰崇建宗廟禮之大者聿追孝享德莫至焉今宗以立尊親無遷序永惟嚴配致用蠲潔棟宇式崇稞奠斯受顧茲薄德獲承禋祀不躬不親曷展誠敬宜用八月十九日祗見九室於是追尊宣皇帝爲獻祖復列於正室光皇帝爲懿祖并遷中宗神主於太廟及將親祔會雨而止乃令所司行事其京師中宗舊廟便拆毀之東都舊廟始移孝敬神主祔焉其從善里孝敬舊廟亦令拆毀

蕙田案周制七廟兼文武兩世室而九故有九廟之說然稱之曰世室猶非廟也復中宗於廟是矣而加以九廟之名奚爲者耶況所謂九廟者止九室耳實一廟也混親廟與功德而一之紊昭穆與世次而九之揆之古禮失之遠矣

文獻通考胡氏寅曰范祖禹有言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自古而然也其祖宗有功德而

其廟不毀則無世數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爲九廟何所取乎夫先覺君子皆以漢儒祖有功宗有德之論爲非曰子孫於祖考無選擇而事之之義是故天子七廟而已矣有祧焉不患其數盈也有禘焉不患其乏享也今既以九廟爲非而有功德之廟不毀則九亦安足以盡之文武固造周者以功而論則成康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豈可毀耶是故宗廟之禮由子孫不忘而建不忘者仁也或七廟或五廟或三廟者禮也其有功德無功德非子孫所當祔祧而隆殺之也名之曰幽厲非子孫所當回隱而遷改之也一斷以先王之禮無敢損益於其間是則禮之盡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者吉凶善惡皆以是觀之

云耳、

朱子曰古人七廟恐是祖宗功德者不遷胡氏謂如此則是子孫得以去取其祖宗然其於續諡法又謂諡乃天下之公義非子孫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

唐書韋縚傳開元時縚遷太常唐興禮文雖具然制度時時繆缺不倫至顯慶中許敬宗建言籩豆以多爲貴宗廟乃踰於天請大祀十二中祀十小祀八大祀中祀籩簋甒俎皆一小祀無甒詔可二十三年勅令以籩豆之薦未能備物宜詔禮官學士並議以聞縚請宗廟籩豆皆加十二又言郊奠爵容止一合容小則陋宜增大之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議曰禮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無限故爲之節使物有品器有數貴賤差降不得相

越周制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而以四籩四豆供祭祀此祀與賓客豐省不得同舊矣且嗜好燕私之饌與時而遷故聖人一約以禮雖平生所嗜非禮則不薦所惡是禮則不去屈建命去祥祭之芰曰祭典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此則禮外之食前古不薦今欲以甘旨肥濃皆充於祭苟踰舊制其何極焉雖籩豆有加不能備也若曰以今之珍生所嗜愛求神無方是籩簋可去而盤盂梧案當御矣韶濩可抵而箜篌笙笛應奏矣且自漢以來陵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固可盡孝子之心至宗廟法享不可變古從俗有司所承一升爵五升散禮凡宗廟貴者以爵賤者以散此貴小賤大以示節儉請如故

禮經沿革必本人情籩豆之薦或未能備物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太常卿韋綯奏宗廟之奠每座籩豆各加十二又酒爵制度全小僅無一合執持甚難請稍令廣大付尚書省集衆官詳議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蘗汚樽抔飲則有元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爲酒醴嚴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元可存而不能無也祭禮至敬可備而不可廢也是以毛血腥爓元樽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

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釿俎邊豆簠簋鐏罍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讌享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元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知禮者也著家廟祭禮皆晉時常食不復純用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祀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勅祭如神在無或簡怠增勗虔誠其進珍饈或時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漏略皆詳擇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醲盡在是矣不必加於邊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瓟瓟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釿釿時器也亦有古饌而追用古器者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邊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稱酒爵全小須加廣大竊據禮文有以小爲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兼詳古式據文

而行上曰享祀實思豐潔不應法制者亦不可用於是更令太常加品味韋絹又請每室加籩豆各六每四時異品以當時新果及珍羞同薦制可之又酌獻酒爵上令用藥汁一升合於古義而多少適中自是常依行焉二十四年勅宗廟祭享籩豆宜加獐鹿鶉兎野雞等料夏秋供腊春冬供鮮仍令所司祭前十日具數申省准料令殿中供送

唐書元宗本紀開元二十九年立元元皇帝廟　天寶二載加號元元皇帝曰大聖祖咎繇曰德明皇帝涼武昭王曰興聖皇帝改西京元元宮曰太清宮東宮曰太微宮　八載閏六月丙寅謁大清宮加上元元皇帝號曰聖祖大道元元皇帝增祖宗帝后謚

肅宗本紀至德二年九月癸卯復京師至自靈武十二月庚子作九廟神主告享於長樂殿

禮樂志安祿山之亂宗廟爲賊所焚肅宗復京師設次光順門外向廟而哭輟朝三日

嚴郢傳郢補太常協律郎守東都太廟祿山亂郢取神主祕於家至德初定洛陽有司得以奉迎還廟擢大理司直

乾元元年四月辛亥祔神主於太廟

禮樂志代宗寶應二年祧獻祖懿祖祔元宗肅宗自是之後常爲九室矣

代宗本紀大歷十四年遷元皇帝於夾室祔代宗於大廟

禮樂志代宗崩禮儀使顏真卿議太祖高祖太宗皆不毀而代祖元皇帝當遷於是遷元皇帝而祔代宗

舊唐書禮儀志大歷十四年十月代宗神主將祔禮儀使顏真卿奏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故歷代儒者制迭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於天始封於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元皇帝神主禮合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於迭毀昔漢朝近古不敢以私滅公故前漢十二帝爲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爲先自光武已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建也安帝信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自建武以來無毀者因以陵號稱宗至桓帝失德尚有宗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義非其人不居蓋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漢以來則此道衰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爲逆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爲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爲不合祧遷之證假令傳祚百代豈可上崇百代以爲孝乎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永爲通典

日知錄顏氏炎武曰漢惠帝從叔孫通之言郡國多置原廟元帝時貢禹以爲不應古禮永光四年下丞相韋元成等議以春秋之義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請勿復脩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後魏明元貴嬪杜氏魏郡鄴人生世祖及即位追尊爲穆皇后配享太廟又立后廟於鄴高宗時相州刺史高閭表脩后廟詔曰婦人外成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享之國立太姒之饗此乃先王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是古人罪祖宗之廟而不以爲嫌也王莽尊元帝廟號高宗成帝號統宗平帝號元宗中興皆去之

後漢和帝號穆宗安帝號恭宗順帝號敬宗桓帝號威宗桓帝尊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安帝尊母宋貴人曰敬隱皇后順帝尊母李氏曰恭愍皇后獻帝初平元年左中郎將蔡邕議考和以下政事多豐權移臣下嗣帝竝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正據禮和安順桓四帝不宜稱宗又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並非正嫡不合稱后皆請除尊號制曰可唐高宗太子弘追謚孝敬皇帝廟號義宗開元六年將作大匠韋湊上言準禮不合稱宗於是停義宗之號是古人除祖宗之號而不以為忌也後世浮文日盛有增無損德宗初立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謚元宗末姦臣竊命列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案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故也故謚多不為褒少不為貶今列聖謚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睿宗曰聖真皇帝元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袁傪宮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竟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謚也自此宗廟之廣謚號之繁沿至後世遂成故典而人臣不敢議矣稱宗之濫始於王莽之三宗稱祖之濫始於曹魏之三祖唐王彥威所謂不可以訓者也

文獻通考德宗建中元年三月禮儀使上言東都太廟關木主請造以祔初武后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中宗以後兩京太廟四時並享至德亂後木主多亡缺未祔於是議者紛然而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遍立羣主時享之其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若皇

輿時巡則就享焉其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齋車奉京師羣廟之主以徙議皆不決而罷

舊唐書禮儀志貞元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歸崇敬上疏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案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重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今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將以備行幸遷都之所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前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虞祭而禮之豈可以一朝而廢之乎且虞祭則立桑主而虞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曾虞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時非禮也

唐會要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克復但

建廟作主於上都其東都太廟毀爲軍營九室神主失亡大歷間始於人間得之遂寓於太微宮不復祔享自建中至於會昌議者不一或以爲東西二京宜皆有廟而舊主當瘞虛其廟以俟巡幸則載主而行或謂宜藏神主於夾室或曰周豐洛有廟者因遷都乃立廟耳今東都不因遷而立廟非也又曰古者載主以行者唯新遷一室之主耳未有載羣廟之主者也至武宗時悉廢羣議詔有司擇日修東都廟已而武宗崩宣宗竟以太微神主祔東廟焉

蕙田案歸崇敬神無二主之說可決千古之疑若依此制唐室安有東都之主亡失而寓太微哉既已廟毀則瘞主可矣當時諸臣鮮知禮者是以羣言淆惑迨於宣宗訖復脩廟祔主惜哉

唐書禮樂志貞元十七年太常卿裴郁議以太祖百代不遷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非是請下百寮議二部郎中張薦等議與真卿同太子左庶子李嶠等七人曰真卿所用晉蔡謨之議也謨爲禹不先鯀之說雖有其言當時不用獻懿二祖宜藏夾室以合祭法遠廟爲祧而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之義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曰周禮有先公之祧遷祖藏於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又有先王之祧遷主藏於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今獻祖懿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別廟以居之司勳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於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歲則祭之考功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對曰遷神主於德明興聖廟京兆少尹韋武曰

祫則獻祖東向禘則太祖東向左司郎中陸淳曰議者多矣不過三而已一曰復太祖之正位二曰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三曰祫則獻祖禘則太祖迭居東向而復正太祖之位爲是然太祖復位則獻懿之主宜有所歸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於園寢四曰祔於興聖然而藏諸夾室則無享獻之期置之別廟則非禮經之文遷於園寢則亂宗廟之儀唯祔於興聖爲是至十九年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議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請遷懿祖祔興聖廟議遂定由是太祖始復東向之位

舊唐書禮儀志貞元十九年三月十五日遷獻祖懿祖神主權祔德明興聖廟之幕殿二十四日享太廟自此景皇帝始居東向之尊元皇帝已下依左昭右穆之列矣二祖新廟成勅曰奉遷獻祖懿祖神主正太祖景皇帝之位虔告之禮當任重臣宜令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太尉告大清宮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損攝太尉告太廟又詔曰國之大事式在明禋王者孝享莫重於禘祭所以尊祖而正昭穆也朕承列聖之休德荷上天之眷命虔奉牲帛二十五年永惟宗廟之位禘嘗之序夙夜祗慄不敢自專是用延訪公卿稽參古禮博考羣議至於再三敬以令辰奉遷獻祖宣皇帝神主懿祖光皇帝神主祔於德明興聖皇帝廟太祖景皇帝正東向之位宜令所司循禮務極精嚴祗肅祀典載深感惕咨爾中外宜悉朕懷

蕙田案獻懿二祖祔興聖廟事詳見禘祫門因有關廟制附載其略

唐書禮樂志德宗崩禮儀使杜黃裳議高宗在三昭三穆外當遷於是遷高宗而祔德宗蓋以中睿爲昭穆矣

蕙田案兄弟不得爲昭穆也

舊唐書禮儀志永貞元年十一月德宗神主將祔禮儀使杜黃裳與禮官王涇等請遷高宗神主於西夾室其議曰自漢魏以降沿革不同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自東漢魏晉迄於陳隋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爲先光武以下皆有祖宗之號故至於迭毀親盡禮亦迭遷國家九廟之尊皆從周制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命於天始封元本德同周之后稷也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德同周之文王也太宗文皇帝應天靖亂垂統立極德同周之武王也周人郊后稷而祖文王宗武王聖唐郊景皇帝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不遷之與高宗皇帝今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新主入廟禮合迭遷藏於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月合食如常於是祧高宗神主於西夾室祔德宗神主焉

元和元年七月順宗神主祔有司疑於遷毀太常博士王涇建議曰禮經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惟三代行之漢魏已降雖曰祖宗親盡則遷無功亦毀不得行古之道也昔夏后氏十五代祖顓頊而宗禹殷人七代祖契而宗湯周人三十六王以后稷爲太祖祖文王而宗武王聖唐德厚流光遠法殷周奉景皇帝爲太祖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百代不遷之典故代宗升祔遷三穆之外謂之親盡遷於太廟夾室禮則然矣或諫者以則天太后革命中宗復興之不在遷藏之例臣竊

未諭也昔者高宗晏駕中宗奉遺詔自儲副而陟元后則天太后臨朝廢爲廬陵王聖歷元年太后詔復立爲皇太子屬太后聖壽延長御下日久奸臣擅命紊其紀度敬暉桓彦範等五臣俱唐舊臣匡輔王室翊中宗而承大統此乃子繼父業是中宗得之而且失之母授子位是中宗失之而復得之在已可謂革命中興之義殊也皇帝位失之在已得之在已可謂革命中興之義殊也又以周漢之例推之幽王爲犬戎所滅平王東遷周不以平王爲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一也漢呂后專權産祿秉政文帝自代邸而立之漢不以文帝爲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二也霍光輔遷之廟其例三也伏以中宗孝和皇帝於聖上爲六代伯祖尊非正統廟亦親盡爰及周漢故事是與中興功德之主不同奉遷夾室固無疑也

是月二十四日禮儀使杜黄裳奏曰順宗皇帝神主已升祔太廟告祧之後即合遞遷中宗皇帝神主今在三昭三穆之外準禮合於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日合食如常於是祧中宗神主於西夾室祔順宗神主焉有司先是以山陵將畢議遷廟之禮有司以中宗爲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之位宰相召史官蔣武問之武對曰中宗以弘道元年於高宗柩前即位時春秋已壯矣及母后簒奪神器潛移其後賴張柬之等同謀國祚再復此蓋同於反正恐不得號爲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事同即不可爲不遷之主也有司又云五王有再安社稷之功今若遷中宗廟則五王永絶配享之例武曰凡配

享功臣每至禘祫年方合食太廟居常即無享禮今遷中宗神主而禘祫之年毀廟之主並陳於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前時如一也有司不能答

元和十五年四月禮部侍郎李建奏上大行皇帝謚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廟號憲宗先是河南節度使李夷簡上議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戡剪寇逆累有武功廟號合稱祖陛下正當決在宸斷無信齷齪書生也遂詔下公卿與禮官議其可否太常博士王彥威奏議大行廟號不宜稱祖宜稱宗從之其月禮部奏準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南北三間第一間代祖室第二間高宗室第三間中宗室伏以山陵日近睿宗皇帝祧遷有期夾室西壁三室外無置室處準江都集禮古者遷廟之主藏於太室北壁之中今請於夾室北壁以西為上置睿宗皇帝神主石室制從之

唐書王彥威傳彥威拜博士憲宗崩淮南李夷簡上言大行皇帝功高宜稱祖穆宗下其議彥威奏古者始封為太祖由太祖而降則又祖有功宗有德故夏人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魏晉而下務欲推美自始祖外並建列祖之議叔世亂象不可以為訓唐本周禮以景皇帝為太祖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後咸稱宗以為成法不然太宗致升平元宗清內難肅宗收復兩都皆撥亂反正猶不稱祖今當本三代之制黜魏晉亂法大行廟號宜稱宗制可

舊唐書禮儀志長慶四年正月禮儀使奏謹案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五代則知天子上祭七廟典籍

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禮合祧遷禘祫之歲則從合食制從之

〔冊府元龜〕太和四年四月禮儀使奏拆脩太廟西夾室遷移神主五位得大卜署令狀擇用四月二十四日吉其日先出室內先祧遷神主五位入幕殿便起首拆脩至五月五日畢功六日移神主入室詔依開成五年禮儀使奏謹案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國朝制度九廟九室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封於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今文宗元聖昭獻皇帝升祔有時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是親盡之祖禮合祧遷每至禘祫合食如常從之

〔唐書武宗本紀〕會昌五年十月作昭武廟於虎牢關

〔唐會要〕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李德裕奏孟州汜水縣武牢關太宗擒王竇之地關城東峯有高祖太宗像在一堂威靈皆畏於軒臺風雲疑還於豐沛請如漢郡國立廟故事更造一廟號昭武廟制可

蕙田案昭武廟非禮也

〔舊唐書禮儀志〕會昌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自祿山叛後取太廟爲軍營神主棄於街巷所司潛收聚見在太微宮內新造小屋之內其太廟屋並在可以脩崇太和中太常博士議以爲東都不合置神主車駕東幸即載主而行至今因循尚

未脩建望令尚書省集公卿及禮官學官詳議如不要
更置須有收藏去處如合置望以所拆大寺材木脩建
既是宗室官居守便望令充脩東都太廟使勾當脩繕
奉勅宜依
會昌六年三月太常博士鄭路等奏東都太微宮神主
二十座去年三月二十九日禮院分析聞奏訖伏奉今
月七日勅此禮至重須遵典故宜令禮官學官同議聞
奏者臣今與學官等詳議訖謹具分析如後獻祖宣皇
帝宣莊皇后懿祖光皇帝光懿皇后文德皇后高宗天
皇大帝則天皇后中宗大聖大昭孝皇帝和思皇后昭
成皇后孝敬皇帝孝敬哀皇后已前十二座親盡迭毀
宜遷諸太廟祔於興聖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東都無
興聖廟可祔伏請且權藏於太廟夾室未題神主十四
座前件神主既無題號之文難申祝告之禮今與禮官
等商量伏請告遷之日但瘞於舊太微宮內空閑之地
恭酌事理庶協從宜制可太常博士段瓌等三十九人
奏議曰禮之所立本於誠敬廟之所設實在尊嚴既曰
薦誠則宜統一昔周之東西有廟亦可徵其所由但緣
卜洛之初既須營建又以遷都未決因議兩留酌其事
情匪務於廣祭法明矣伏以東都太廟廢已多時若議
增修稍乖前訓何者東都始制寢廟於天后中宗之朝
事出一時非貞觀開元之法前後因循不廢者亦踵鎬
京之文也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天寶之中兩京悉為
寇陷西都廟貌如故東都因此散亡是知九廟之靈不
欲歆其煩祀也自建中不葺之後彌歷歲年今若廟貌
維新即須室別有主舊主雖在大半合祧必几筵而存

之所謂宜祧不祧也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也謂廟不得無主者也舊主如有留去新廟便合創添謹案左傳云祔練作主又載載云虞而立几筵如或過時成之便是以凶干吉創添既不典虛廟又非儀考諸禮文進退無守或曰漢於郡國置宗廟凡百餘所今止東西立廟有何不安者當漢氏承秦焚燒之餘不識典故至於廟制率意而行比及元成二帝之間貢禹韋元成等繼出果有正論竟從毀除足知漢初不本於禮經又安可程法也或曰几筵不得復設寢廟何妨修營侯車駕時巡便合於所載之主者究其始終又得以論之昨者降勅參詳本為欲收舊主主既不立廟何可施假令行幸九州一一皆立廟乎愚以為廟不可修主宜藏瘞或就瘞於埆室或瘞於兩階間此乃萬代常行不易之道也

其年九月勅段璹等詳議東都不可立廟李福等別狀又有異同國家制度須合典禮證據未一則難建立宜並令赴都省對議須歸至當工部尚書薛元賞等議伏以建中時公卿奏請修建東都太廟當時之議大者有三其一曰必有其廟備立其主時享之日以他官攝行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皇輿時巡則就享焉三曰存其廟瘞其主臣等立其三議參酌禮經理宜存廟不合置主謹案禮祭義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是知王者建邦設都必先宗廟社稷況周武受命始都於豐成王相宅又卜於洛烝祭歲於新邑冊周公於太室故書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王入太室祼成王厥後復立於豐雖成洛邑未嘗久處逮於平王始定東遷則周之豐鎬皆有宗廟

明矣又案曾子問廟有二主夫子對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者昔齊桓作二主夫子譏之以爲僞主是知二主不可並設亦明矣夫聖王建社以厚本立廟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今國家定周秦之兩地爲東西之兩宅闢九衢而立宮闕設百司而嚴拱衛取法元象號爲京師既嚴帝宅難虛神位若無宗廟何謂皇都然依人者神在誠者祀誠非外至必由中出理合親敬用交神明位宜存於兩都廟可偕立誠難專於二祭主不並設或以禮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是謂不可無主所以天子巡狩亦有所尊尚飾齋車載遷主以行今若修廟瘞主則東都太廟九室皆虛既違於經須徵其說臣復探賾禮意因得盡而論之所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是謂見享之廟不可虛也今之兩都雖各有廟禘祫享獻斯皆親奉於上京神主几筵不可虛陳於東廟且禮云唯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漢韋元成議廢郡國祀亦曰立廟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人情禮意如此較然二室既不並居二廟豈可偕祔但所都之國見享之廟既無虛室則叶通經議者又欲置主不享以俟巡幸昔魯作僖公之主不於虞練之時春秋書而譏之合祔之主作非其時尚爲所議今若置不合祔之主不因時而作違經越禮莫甚於此豈有九室合享之主而有置而不享之文兩廟始創於周公二主獲譏於夫子自古制作皆範周孔舊典猶在足可明徵臣所以言東都廟則合存主不合置今將修建廟宇誠不虧於典禮其見在太微宮中六主請待東都修建太廟畢具禮迎置於西夾室閟

而不享式彰陛下嚴祀之敬以明聖朝尊祖之義吏部郎中鄭亞等五人議據禮院奏以爲東都太廟既廢不可復修見在太微宮神主請瘞於所寓之地有垂經訓不敢雷同臣所以別進議狀請修祔主並依典禮兼與建中元年禮儀使顏真卿所奏事同臣與公卿等重議皆以爲廟固合修主不可瘞即與臣等別狀意同但衆議猶疑東西二廟各設神主恐涉廟有二主之義請修廟虛室以太微宮所寓神主藏於夾室之中伏以六主神位內有不祧之宗今用遷廟之儀猶未合禮臣等猶未敢署衆狀蓋爲關疑太學博士直弘文館鄭遂等七人議曰夫論國之大事必本乎正而根乎經以臻於中道聖朝以廣孝爲先以得禮爲貴求於典訓考乎大中廟有必修之文主無可置之理何則正經正史兩都之廟可徵禮稱天子不卜處太廟擇日卜建國之地則宗廟可知廢廟之說恐非所宜謹案詩書禮三經及漢朝正史兩都並設廟而載主之制久已行之敢不明徵而去文飾援據經文不易前見東都太廟合務修崇而舊主當瘞請於太微宮所藏之所皇帝有事於洛則奉齋車載主以行太常博士顧德章議曰夫禮雖緣情將明厥要實在得中必過禮而多求則反虧於誠敬伏以神龍之際天命有歸移武氏廟於長安即其地而置太廟以至天寶初復不爲建都而設議曰中宗立廟於東都無垂舊典徵其意不亦謬乎又曰東都太廟至於睿宗元宗猶奉而不易者蓋緣嘗所尊奉不敢輒廢也今則廢已多時猶循莫舉之典也又曰雖貞觀之始草創未暇豈可謂此事非開元之法者謹案定開元六典勅曰

聽政之暇錯綜古今法以周官作爲唐典覽其本末千載一朝春秋謂考古之法也行之可久不曰然歟此時東都太廟見在六典序兩都宮闕西都具太廟之位東都則序而不論足明事出一時又安得曰開元之法也又三代禮樂莫盛於周昨者論議之時便宜細大取法於周遷而立廟今立廟不因遷何美之而不能師之也又曰遷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者謹案六典永昌中則天以東都爲神都邇後漸加構宮室百司於是備矣今之宮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備也上都已建國立宗廟不合引言又曰東都洛陽祭孝宣等五帝長安祭孝成等三帝以此爲置廟之例則又非也當漢兩處有廟所祭之帝各別今東都建廟作主與上都盡同概而論之失之甚者又曰今或東洛

復大廟有司同日侍祭以此爲數實所未解者謹案天寶三載詔曰頃四時有事於太廟兩京同日自今已後兩京各宜別擇日載於祀典可得而詳且立廟造主所以祭神而曰存而勿祀出自何經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而欲立虛廟法於何典前稱廟貌如故者即指建中之中就有而言以爲國之先也前以非時不造主者謂見有神主不得以非時而造也若江左至德之際主並散亡不可拘以例也或曰廢主之瘞請在太微宮者謹案天寶二年勅曰古之制禮祭用質明義兼取於尚幽情實緣於既沒我聖祖澹然常在爲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宜展事生之禮自今以後每至聖祖宮有昭告宜改用卯時者今欲以主瘞於宮所即與此勅全乖又曰主不合瘞請藏夾室者謹案前代藏主頗有異同至如夾

室儀用以序昭穆也今廟制既不中禮則無禘祫之文又曰君子將營宮室以宗廟爲先則建國營宮室而宗廟必設東都既有宮室而太廟不合不營凡以論之其義斯勝而西周東漢並曰兩都其各有宗廟之證經史昭然又得以極思於揚雄詩曰其繩則直縮板以載作廟翼翼大雅仄陋言豐廟之作也又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洛邑既成以率文王之祀此詩言洛之廟也書曰成王既至洛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禋於太室康王又居豐命畢公保釐東郊豈有無廟而可烝祭非都而設保釐則書東西之廟也逮於後漢卜洛西京之廟亦存建武二年於洛陽立廟而成哀平三帝祭於西京一十八年親幸長安行禘禮當時五室列於洛都三帝留於京廟行幸之歲與合食之期相會不奉

齋車又安可以成此禮則知兩廟周人成法載主以行漢家通制或以當虛一都之廟爲不可而引七廟無虛主之文禮言一都之廟室不虛主非爲兩都各廟而不可虛也聯出征之辭更明載主之意因事而言禮實相統非如詩人更可斷章以取義也古人求神之所非一奉神之意無二故廢烝主重作栗主既事理之易明其一也或又引左氏傳築鄟凡例謂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而立建主之論案魯莊二十八年冬築鄟左傳爲築發凡例穀梁譏因鼓澤之利公羊稱避凶年造邑之嫌三傳異同左氏爲短何則當春秋二百年間魯凡城二十四邑唯鄟一邑稱築城其二十三邑豈皆宗廟先君之主乎執此爲建主之端又非通論或又曰廢之瘞之何以在於太微宮所藏之所宜舍故依新前已列矣案

瘞主之位有三或於壯牖之下或在西階之間廟之事也其不當立之主但隨其所以瘞乎當立之廟斯不然矣以所在而言則太微宮所藏之所與漢之寢園無異歷代以降建一都者多兩都者少今國家崇東西之宅極嚴奉之典而以各廟爲疑合以建都故事以相質正即周漢是也今詳議所徵窃其年代率皆一都之時豈可以擬議亦孰敢獻酬於其間詳考經旨古人謀寢必及於廟未有設寢而不立廟者國家承隋氏之弊草創未暇後雖建於垂拱而事有所合其後當干戈寧戢之歲文物大備之朝歷於十一聖不議廢之豈不以事出於一時廟有合立之理而不可一一革也今洛都之制上自宮殿樓觀下及百辟之司與西京無異鑾輿之至也雖厮役之賤必歸其所理也豈先帝之主獨無其所安乎時也虞主尚瘞廢主宜然或以馬融李舟二人稱寢無傷於偕立廟不妨於瘞虛是則馬融李舟可法於宣尼矣以此擬議垂當則深或稱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白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者謹案二百四十年間惟鄗一邑稱築如城郎費之類各有所因或以他防或以自固謂之盡有宗廟理則極非或稱聖主有復古之功簡策有考文之美五帝不同樂二王不同禮遭時爲法因事制宜此則改作有爲非有司之事也如有司之職但合一一據經變禮從時則須俟明詔也凡不修之證略有七條廟立因遷一也已廢不舉二也廟不可虛三也非時不造主四也合載遷主行五也尊無二上六也六典不書七也謹案文王遷豐立廟武王遷鎬立廟成王遷洛立廟今東都不因遷而欲立廟是

違因遷立廟也謹案禮記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東都太廟廢已八朝若果立之是違已廢不舉也謹案禮記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今欲立虛廟是違廟不可虛也謹案左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記又曰過時不祭禮也合禮之祭過時猶廢非禮之主可以作乎今欲非時作主是違非時不作主也謹案曾子問古者師行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皇氏云遷廟主者載遷一室之主也今欲載羣廟之主以行是違載遷之主也謹案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堂禘郊社尊無二上也今欲兩都建廟作主是違尊無二上也謹案六典序兩都宮闕及廟宇此時東都有廟不載是違六典不書也遍考

書傳並不合修寢以武德貞觀之中作法垂範之日文物大備儒彥畢臻若可修營不應議不及矣記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天之體動也地之體止也此明樂可作禮難變也伏惟陛下誠明載物莊敬御天孝方切於祖宗事乃求於根本合再集議俾定所長臣實職司敢不條白以對德章又有上中書門下及禮院詳議兩狀並同載於後其一曰伏見八月六日勅欲修東都太廟令會議事此時已有議狀准禮不合更修尚書丞郎已下三十八人皆同署狀德章官在禮寺實忝司存當聖上嚴禋敬事之時會相公尚古黜華之日脫國之祀典有垂禮文豈唯受責於曠官竊懼貽羞於明代所以懃懃懇懇將不言而又言也昨者異同之意盡可指陳一則以有都之名便合立廟次則欲崇修廟宇以候時巡殊

不知廟不合虛主惟載一也謹案貞觀九年詔曰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宛譙約禮而言須議立廟時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臣旁觀祭典遍考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於下土別置昔周之豐鎬實爲遷都乃是因事便營非云一時別立太宗許其奏即日而停由是而言太原豈無都號太原爾時猶廢東都不立可知且廟室惟新即須有主主既藏瘞非虛而何是有都立廟之言不攻而自破矣又案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矣皇氏云遷廟主者唯載新遷一室之主也未祧之主無載行之文假使候時巡自可修營一室議構九室有何依憑夫宗廟尊事也重事也至尊至重安得以疑文定論言苟不經則爲擅議近者勅旨凡以議事皆須一一據經若無經文任以史證如或經史皆無據者不得率意而言則立廟東都正經史無據果從臆說無乃前後相違也其二曰夫宗廟之設主於誠敬旋觀典禮二則非誠是以匪因遷都不可別立廟宇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則東都太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稍違前志何者聖歷神龍之際武后始復明辟中宗取其廟易置太廟焉本欲權固人心非經久之制也伏以所存神主既請祧藏今廟室維新即須有主神主非時不造廟寢又無虛議如修復以俟時巡唯載一主備在方冊可得而詳又引經中義有數等或是弟子之語或是他人之言今廟不可虛尊無二上非時不造主合載一主

行皆大聖祖及宣尼親所發明者比之常據不可同塗又丘明修春秋悉以君子定褒貶陳泄冶以忠獲罪晉文以臣召君於此數條復稱君子將評得失特以宣尼斷之傳曰危疑之理須聖言以明也或以東都不同他都地有壇社宮闕欲議構葺似是無妨此則酌於意懷非曰經據也但以遍討今古無有壇社立廟之證用以為說實所未安謹上自殷周旁稽故實除因遷都之外無別立廟之文制曰自古議禮皆酌人情必稷嗣知幾賈生達識方可發揮大政潤色皇猷其他管窺蠡不足數公卿之議實可施行德章所陳最為淺近豈得苟申獨見妄有異同事貴酌中禮宜從衆宜令有司擇日修崇太廟以留守李石充使勾當六年三月擇日既定禮官既行旋以武宗登遐其事遂寢

蕙田案德章之議詳盡確實可謂深於禮矣

會昌六年五月禮儀使奏武宗昭肅皇帝祔廟并合祧遷者伏以自敬宗文宗武宗兄弟相及已歷三朝昭穆之位與承前不同所可疑者其事有四一曰兄弟昭穆同位不相為後二者已祧之主復入舊廟三者廟數有限無後之主則宜出置別廟四者兄弟既不相為後昭為父道穆為子道則昭穆同班不合異位據春秋文公二年躋僖公何休云躋升也謂西上也惠公與莊公當同南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西上孔穎達亦引此義釋經又賀循云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上繼元帝晉元帝簡文皆用此義致之蓋以昭穆位同不可兼毀二廟故也尚書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且殷家兄弟相及有至四帝不及祖禰何容更言七代於理無矣今

已兄弟相及同為一代矯前之失則合復祔代宗神主於太廟或疑已祧之主不合更入太廟者案晉代元明之時已遷豫章頴川矣及簡文即位乃元帝之子故復豫章頴川二神主於廟又國朝中宗已祔太廟至開元四年乃出置別廟至十年置九廟而中宗神主復祔太廟則已遷復入亦可無疑三者廟有定數無後之主出置別廟者案魏晉之初多同廟蓋取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之義自後晉武所立之廟雖云七主而實六代蓋景文同廟故也又案魯立姜嫄文王之廟不計昭穆以尊尚功德也晉元帝上繼武帝而惠懷愍三帝時賀循等諸儒議以為別立廟親遠義疎都邑遷異於理無嫌也今以文宗棄代纔六七年武宗甫邇復土遽移別廟不齒祖宗在於有司非所宜議四者添置廟之室案禮論晉太常賀循云廟以容主為限無拘常數故晉武帝時廟有七主六代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及穆簡二帝皆至十一室自後雖遷故祔新大抵以七代為准而不限室數伏以江左大儒通賾都與事有明據固可施行今若不行是議更以迭毀為制則當上不及高曾未盡之親下有忍臣子恩義之道今備討古今參校經史上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以存高曾之親下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於太廟東間添置兩室為九代十一室之制以全臣子恩敬之義庶協大順之宜得變禮之正折古今之紛互立羣疑之杓指俾因心廣孝永燭於皇明昭德事神無虧於聖代勅曰宗廟事重實資參詳宜令尚書省兩省御史臺四品以上官大理卿京兆尹等集議以聞尚書左丞鄭涯等奏議曰夫禮經垂則莫

重於嚴配必參損益之道則合典禮之文況有明徵是資折衷伏自敬宗文宗武宗三朝嗣位皆以兄弟考之前代理有顯據今謹詳禮院所奏並上稽古文旁撫史氏協於通變允爲得宜臣等商議請依禮官所議從之

蕙田案古者七廟兄弟同廟而異室後世一廟兄弟異室而同昭穆所謂禮以義起九代不得非之者也

十一月太常博士任疇上言去月十七日享德明興聖廟德廟直候論狀稱懿祖室在獻祖室之上當時雖以爲然便依行事伏審獻祖爲懿祖之昭懿祖之穆昭穆之位天地極殊今廟至奪倫不即陳奏尚爲苟且罪不容誅仍勅修撰朱儔檢討王皡研精詳覆得報稱天寶二年制追尊咎繇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十載立廟至貞元十九年制從給事中陳京右僕射姚南仲等一百五十人之議以爲禘祫是祖宗以序之祭凡有國者必尊太祖今國家以景皇帝爲太祖太祖之上施於禘祫不可爲位請接德明興聖廟共成四室祔遷獻懿二祖謹尋儔等所報即當時表奏並獻居懿上是歲以還不當失序四十餘載理難尋詰伏祈聖鑒即垂詔勅具禮遷正其月儔又奏曰伏奉今月十三日勅以臣所奏獻懿祖二室倒置事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臣去月十七日緣遇太廟祫享太祖景皇帝以下羣主准貞元十九年所祔獻祖懿祖於德明廟共爲四室准元勅各於本室行享禮審知獻祖合居懿祖之上昭穆方正其時親見獻祖之室倒居懿祖之下於後遍校圖籍實見差殊遂敢聞奏今奉勅宜令禮官集議

聞奏者臣得奉禮郎李岡太祝柳仲年協律郎諸葛畋
李潼檢討官王皞修撰朱儔博士閔慶之等七人狀稱
謹案高祖神堯皇帝本紀及皇室圖譜并武德貞觀永
徽開元已來諸禮著在令甲者並云獻祖宣皇帝是神
堯之高祖懿祖光皇帝是神堯之曾祖以高曾辨之則
獻祖是懿祖之父懿祖是獻祖之子即博士任儔所奏
例祀不虛臣等伏乞即垂詔勅具禮遷正其事遂行
宣宗即位迎太微宮神主祔東都太廟祫禘之禮盡出
神主合食於太祖之前
唐書禮樂志宣宗已復河湟二州七關歸其功順宗憲
宗而加謚號博士李稠請改作神主易書新謚右司郎
中楊發等議以謂古者已祔之主無改作加謚追尊非
禮也始於則天然猶不改主易書宜以新謚寶冊告於

陵廟可也是時宰相以謂士族之廟皆就易書乃就舊
主易書新謚焉
冊府元龜楊發爲左司郎中大中三年十二月宣宗追
尊順宗憲宗謚號禮院奏廟中神主已題舊號請改造
及重題詔禮官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搏獻議曰臣等伏
尋舊典栗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尊
謚改題神主之例求之曠古夐無其文周加太王王季
文王之謚但以得合王周遂加王號未聞改謚易主且
文物大備禮法可稱最在兩漢並無其事光武中興都
洛陽遣大司馬臣鄧禹入關奉高祖已下十一帝后神
主祔洛陽宗廟蓋神主不合新造故也自魏晉迄於周
隋雖代有放恣之君亦有知禮講學之士不聞加謚追
尊改主重題書之史冊今議者唯引東晉重造鄭太后

神主事爲證伏以鄭太后本琅琊王妃薨後已祔琅琊
邸廟其後母以子貴將升祔太廟賀循請重造新主改
題皇后之號備禮告祔當時用之伏以諸侯廟主與天
子廟主長短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極禮似
不同時詔臣貪君私用此謬禮改造神主比量晉事義
絶非宜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實武宗之母以子之貴也
祔別廟正爲得禮享薦無虧今若從祀至尊題主稱爲
太后因子正得其宜今若改造新主題去太字即穆宗
上僭之後臣下追致作嬪之禮瀆亂正經實驚有職臣
當時並列朝行知其謬戾以漢律擅論宗廟者以大不
敬論又其時無詔下議遂默塞不敢出言今又欲重用
東晉謬禮穢媟聖朝大典猥蒙下問敢不盡言謹案國
朝例甚有明文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於長安迎宣簡
公懿王景皇帝神主祔太廟既言於舊廟奉迎足明必
奉舊主其加謚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則天太后攝
政之後纍纍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歷檢國史並無
改造重題之文若故事有之無不書於簡冊臣等愚見
宜但告新謚於廟止其改造神主故事有開元初太常
卿韋絢以高宗廟題武后神主云天后聖帝武氏絢奏
請削去天后聖帝之號別題云則天順聖皇帝后武氏
詔從之即不知其時削舊題耶重造主耶亦不知用何
代典禮禮之疑者決在宸衷以臣所見但以新謚寶冊
告陵廟正得其宜改造重題恐乖禮意時宰臣覆奏就
神主改題而知禮者非之
舊唐書禮儀志中和元年夏四月有司請享太祖已下
十一室詔公卿議其儀太常卿牛叢與儒者同議其事

或曰王者巡狩以遷廟主行如無遷廟之主則祝奉幣帛皮珪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齋車每舍奠焉今非巡狩是失守宗廟夫失守宗廟則當罷宗廟之事叢疑之將作監王儉太子賓客李匡義虞部員外郎袁皓建議同異及左丞崔厚為太常卿遂議立行廟以元宗幸蜀時道宮元元殿之前架幕為十一室又無神主題神版位而行事達禮者非之以為止之可也明年乃特造神主以祔行廟

光啓三年二月車駕自興元還京以宮室未備權駐鳳翔禮院奏皇帝還宮先謁太廟今宗廟焚毀神主失墜請准禮例修奉者禮院獻議曰案春秋新宮災三日哭傳曰新宮宣公廟也三日哭禮也案國史開元五年正月二日太廟四室摧毀時神主皆存迎奉於太極殿安置元宗素服避正殿寶應元年肅宗還京師以宗廟為賊所焚於光順門外設次向廟哭歷檢故事不見百官奉慰之儀然上既素服避殿百官奉慰亦合情禮切循故事比附參詳恐須宗正寺具宗廟焚毀及神主失墜事由奏皇帝素服避殿受慰訖輟朝三日下詔委少府監擇日依禮新造列聖神主如此方似合宜伏緣採栗須十一月漸恐遲晚修奉使宰相鄭延昌具議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前年冬再有震驚俄然巡幸主司宗祝迫以倉皇伏緣移蹕鳳翔未敢陳奏今則將回鑾輅皆舉典章清廟再營孝思咸備伏請降勅命所司參詳典禮修奉勅曰朕以涼德祇嗣寶圖不能上承天休下正人紀兵革競興於寓縣車輿再越於藩垣宗廟震驚烝嘗廢闕敬修典禮倍切哀摧宜付所司又修太廟使宰相

鄭延昌奏太廟大殿十一室二十三間十一架功績至大計料支費不少兼宗廟制度有素難爲損益今不審依元料修奉爲復更有商量請下禮官詳議太常博士殷盈孫奏議言如依元料難以速成況祭藏方虛須資變禮竊以至德二年以新修太廟未成其新造神主權於長安殿安置便行享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俟廟成方爲遷祔今京城除充大內及正衙外別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欲以少府監大廳權充太廟其廳五間伏緣十一室於五間之中陳設隘狹請更接續修建成十一間以備十一室薦享之所其三太后廟即於少府監取西南屋三間以備三室告享之所勅旨從之

右唐廟制

五代史梁本紀太祖開平元年追尊皇高祖黯廟號肅祖曾祖茂琳廟號敬祖祖信廟號憲祖考誠廟號烈祖

蕙田案以上後梁

唐本紀莊宗同光元年追尊曾祖執宜廟號懿祖祖國昌廟號獻祖考廟號太祖自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爲七廟

同光二年正月丁卯七廟神主至自太原祔於太廟

文獻通考同光二年太常禮院奏國家興建之初已於北都置廟今赴復天下遷都洛陽却復本朝宗廟案禮無二廟之文其北都宗廟請廢從之

蕙田案禮無二廟之說甚是

應順元年中書門下奏太常以大行山陵畢祔廟今太廟見享七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大行升祔禮合祧遷獻祖下尚書集議從之時議者以懿祖

賜姓于懿宗以支庶繫大宗例宜以懿爲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堯而宗太宗若依漢光武則宜于代州立獻祖而下親廟其唐廟依舊禮行之可也而議謚者忘咸通之懿宗又稱懿三世與唐室四廟連叙昭穆非禮也議祧者不知受氏於唐懿宗而祧之今又及獻祖以禮論之始祧昭宗次祧懿祖可也而懿祖如唐景皇帝豈可祧乎

蕙田案以上後唐

晉本紀天福二年追尊高祖璟廟號靖祖曾祖郴廟號肅祖祖昱廟號睿祖考紹雍廟號獻祖

文獻通考天福二年中書門下奏皇帝到京未立宗廟所司請立高祖以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未敢輕議令都省百官集議御史中丞張昭議曰臣讀十四代史書見二千年故事觀諸家宗廟都無始祖之稱唯殷周二代以稷契爲太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元注云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與四親廟又曰殷人六廟契及成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后氏立五廟不立太祖唯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王制鄭元所釋即殷周以稷契爲太祖夏后氏無太祖亦無追謚之廟自殷周以來時更十代皆於親廟之中以有功者爲太祖無追崇始祖之例具引今古即恐詞煩事要證明須陳梗概漢以高祖父太上皇無社稷功不立廟號高帝自爲高祖魏以曹公相漢垂三十年始封于魏故爲太祖晉以宣王輔魏有功立爲高祖以景帝始封于晉故爲太祖宋世先世官閥卑微雖追崇帝號劉裕自爲高祖南齊高帝之父位至右將軍生無封

爵不得爲太祖梁武帝父順之佐佑齊室封侯位至領
軍丹陽尹雖不受封于梁梁亦爲太祖陳武帝父文讚
生無名位以武帝有功梁室贈侍中封義興公及武帝
即位亦追爲太祖周閔帝以父泰相西魏經營王業始
封于周故爲太祖隋文帝輔周室有大功始封于隋故
爲太祖唐高祖神堯祖父虎爲周大柱國隋氏追封唐
公故爲太祖唐末梁室朱氏有帝位亦立四廟朱氏先
世無名位雖追冊四廟不立太祖朱公自爲太祖此則
前代追冊太祖不出親廟之成例也王者祖有功而宗
有德漢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爲祖宗殷周受命以
稷契有大功於唐虞之際故追尊爲太祖自秦漢之後
其禮不然雖祖有功仍須親廟今粗言往例以取證明
秦稱造父之後不以造父爲始祖漢稱唐堯劉累之後
不以堯累爲始祖魏稱曹參之後不以參爲始祖晉稱
趙將司馬卬之後不以卬爲始祖宋稱漢楚元王之後
不以元王爲始祖齊梁皆稱蕭何之後不以蕭何爲始
祖陳稱太丘長陳寔之後不以寔爲始祖元魏稱李陵
之後不以陵爲始祖後周稱神農之後不以神農爲始
祖隋稱楊震之後不以震爲始祖唐稱皐陶老子之後
稱周便立七廟仍追冊周文王姬昌爲始祖此蓋當時
附麗之徒不諳故實武立姬廟乖越已甚曲臺之人到
今嗤誚臣遠觀秦漢下至周隋禮樂衣冠聲明文物未
有如唐室之盛武德議廟之初英才間出如溫魏顏虞
通今古封蕭薛杜達禮儀制度憲章必有師法夫追先
王先母之儀起於周代據史記及禮經云武王纘太王

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尊爲天子宗廟享之
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據此言之周武雖祀七世追爲
王號者但四世而已故自東漢以來有國之初多崇四
廟從周制也況殷因夏禮漢習秦儀無勞博訪之文宜
約已成之制請依隋唐有國之初創立四廟推四世之
中名位高者爲太祖謹議以聞勅令尚書省集議奏聞
乃倣唐朝舊制追尊四廟

蕙田案張昭之議頗達古今事變非禮制也

五代史晉本紀出帝天福七年十一月庚子祔高祖神
主于太廟

蕙田案以上後晉

漢本紀天福十二年 漢雖建國而追續天福為十二年 追尊高祖湍廟號文
祖曾祖昂廟號德祖祖僎廟號翼祖考璋廟號顯祖以
漢高皇帝爲高祖光武皇帝爲世祖皆不祧

文獻通考天福十二年 時漢高祖已即位尚仍天福之號 太常博士段顒奏
請立高曾祖禰四廟更上追遠祖光武皇帝爲百代不
遷之廟居東向之位吏部尚書竇正固等議古者四親
廟之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今除四親廟外更請追尊
高皇帝光武皇帝共立六廟從之

宋史竇貞固傳貞固在晉拜刑部尚書漢祖入汴貞固
與禮部尚書王淞率百官見于滎陽西漢祖駐馬勞問
久之初營宗廟帝以姓自漢出遂襲國號尊光武爲世
祖并親廟爲五詔羣臣議貞固上言曰案王制天子七
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正義曰周之制七廟者太祖及
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又曰七廟者據周也有其

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至光武中興及魏晉宋齊隋唐或立六廟或立四廟蓋建國之始未盈其數也禮曰德厚者流光此天子可以祀六世之義也今陛下大定寰區重興漢祚旁求典禮用正宗祧伏請立高曾祖禰四親廟及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更立始祖在四廟之外不拘定數所以或五廟或七廟今請尊高帝光武皇帝爲世祖法文王武王不遷之制用歷代六廟之規庶合典禮漢祖從之論者以天子建國各從其所起堯自唐侯禹生大夏是也立廟皆祖其功商之契周之后稷漢之武帝晉之三廟是也高祖起于晉陽而追嗣兩漢徒以同姓爲遠祖甚非其義貞固又以四親匹庶上合高光失之彌遠矣但援立親廟可也餘皆非禮

文獻通考馬氏曰後唐晉漢皆出于夷狄者也莊宗明宗既捨其祖而祖唐之祖矣及敬塘知遠崛起而登帝位俱欲以華胄自詭故于四親之外必求所謂始祖者而祖之張昭之言議正而詞偉矣至漢初則段顒竇正固之徒曲爲諂附乃至上祖高光以爲六廟然史所載出自沙陀部之說固不可捨也竟何益哉

蕙田案以上後漢

五代史周本紀廣順元年五月辛未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高祖璟謚曰睿和帝睿恭曾祖諶謚曰明憲廟號僖祖祖蘊謚曰翼順廟號義祖祖妣申氏謚曰章肅廟號慶祖妣王氏謚曰章德

文獻通考廣順元年有司議立四親廟從之

五代史周本紀廣順三年十二月戊申四廟神主至自西京迎之於西郊祔於太廟乙亥享於太廟

宋史聶崇義傳崇義周顯德中累遷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先是世宗以郊廟祭器止由有司相承製造年代

浸久無所規式乃命崇義檢討摹畫以聞四年崇義上之乃命有司改造焉

五代史周本紀顯德五年夏四月庚申祔五室神主於新廟

蕙田案以上後周右五代廟制

淮陰吳玉搢校字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奉翰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八十一

宗廟制度

宋史禮志太祖建隆元年有司請立宗廟詔下其議兵部尚書張昭等奏謹案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也有商建國改立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湯也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與文王武王也漢初立廟悉不如禮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因隋制立四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爲折衷伏請追尊高曾四代崇建廟室奏可判太常寺竇儼奏上

皇高祖文安府君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皇曾祖中丞府君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皇祖驍衛府君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皇考武清府君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皇高祖妣崔氏曰文懿皇后皇曾祖妣京兆郡太夫人劉氏曰簡穆皇后太祖御崇元殿備禮冊四親廟奉安神主行上謚之禮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正月有司言唐制長安太廟凡九廟同殿異室其制二十一間皆四柱東西夾室各一前後面各三階東西各二側階本朝太廟四室室三間今太祖升祔共成五室請依長安之制東西留夾室外餘十間分爲五室室二間從之四月己卯奉神主祔廟

玉海至道三年五月有司言唐郊祀錄廟各一屋三間華飾連以采憒同殿異室無別設庫屋明文請東西各增修一間以藏寶冊從之

宋史禮志真宗咸平元年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伏見僖祖稱曾高祖太祖稱伯文懿惠明簡穆昭憲皇后並稱祖妣孝明孝惠孝章皇后並稱伯妣案爾雅有考妣王父母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父之別以此觀之唯父母得稱考妣今請僖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即依爾雅之文事下尚書省議戶部尚書張齊賢等言王制天子七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前代或有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爲人後者爲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禮云天子絕期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及五代有所稱者蓋禮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于太廟則太祖并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其爾雅

考妣王父之文本不謂宗廟言也歷代既無所取于今亦不可行詔下禮官議議曰案春秋正義瞽僖公云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兄弟繼統同爲一代又魯隱桓繼及皆當穆位又尚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又唐中睿皆處昭位敬文武昭穆同爲一世伏請僖祖室止稱廟號后曰祖妣順祖室曰高祖后曰高祖妣翌祖室曰曾祖后曰曾祖妣祝文稱孝曾孫宣祖室曰皇祖考后曰皇祖妣祝文稱孝孫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並稱孝子其別廟稱謂亦請依此詔都省復集議議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先有其實而後正其名今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纘承大寶則百世不祧之廟矣豈有祖宗之廟已分二世昭穆之位翻爲一代如臣等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義則無疑也必若同爲一代則太宗不得自爲世數而何以得爲宗乎不得爲宗又何以得爲百世不祧之主乎春秋正義亦不言昭穆不可異此又不可以爲證也今若序爲六世以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毀廟之嫌下有善繼之美于禮爲大順于時爲合宜何嫌而謂不可乎翰林學士宋濂等言三代而下兄弟相繼則多昭穆異位未之見也今詳都省所議皇帝于太祖室稱孫竊有疑焉詔令禮官再議禮官言案祭統曰祭有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公羊傳公孫嬰齊爲兄歸父之後春秋謂之仲嬰齊何休云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

明不以子爲父孫晉賀循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云商人六廟親廟四並契湯而六比有兄弟四人相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世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溫嶠議兄弟相繼藏主室之事云若以一帝爲一世則當不得祭于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世于恩既順于義無否元宗朝禘祫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同列於穆位德宗亦以中宗爲高伯祖晉王導荀崧等議太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後之文所以舍至親取遠屬者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也竊以七廟之制百王是尊至于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爲昭子爲穆則萬世不刋之典也今議者引漢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殊不知弟不爲兄後子不爲父孫春秋之深旨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又案太宗享祀太祖二十有二載稱曰孝弟此不易之理又安可追改乎唐元宗謂中宗爲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爲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合祭日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皇帝于太祖仍稱孝子餘並遵舊制

蕙田案兄弟同昭穆此不易之理禮官之言是也不稱伯父齊賢之議似爲近之禮兄弟之子猶子伯仲叔季皆有父道則皆有子道焉

文獻通考景德三年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言案漢書高平侯魏洪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削爵一級此則騎不過廟司馬門之明文也伏見太廟別有偏門及東門祀官入齋宮去廢廷尚遠其后廟雖有一門每遇禘祫神

主由之出入兼有齋宮正與殿門相對數步而已祀宮皆乘馬而入實非恭恪望自今中書門下行事許乘馬入太廟東門自餘並不得乘入庶彰寅奉以廣孝思詔

祀官遇雨許乘馬入東門導從止門外餘如所請

宋史真宗本紀景德四年二月癸酉詔西京建太祖神御殿

禮志景德四年奉安太祖御容應天禪院以宰臣向敏中爲奉安聖容禮儀使權安於文德殿百官班列帝行酌獻禮鹵簿導引升綵輿進發帝辭於正陽門外百官辭於瓊林苑門外遣官奏告昌陵畢羣臣稱賀

蕙田案此御容安奉禪院之始

文獻通考大中祥符元年六月以將封禪詔有司議加

上太祖太宗尊謚後又詔太廟六室各奉上尊謚二字中書門下請加僖祖謚曰文獻睿和皇帝順祖曰惠元睿明皇帝翌祖曰簡恭睿德皇帝宣祖曰昭武睿聖皇帝太祖曰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遣宰相王旦等奉上冊寶

蕙田案此因封禪上尊號

宋史真宗本紀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乙卯告太廟詔自今謁廟入東偏門

文獻通考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詔曰朕以親祀后祇昭告祖考詳觀定儀有所未安入廟則步武正門至庭則迴班東向且躬申祇見禮尚尊虔當鑾輿申誠慤自今謁廟朕當由東偏門入至殿庭不得令百官迴

班

蕙田案東偏門入有阼階之義近于禮矣

宋史真宗本紀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己巳上聖祖尊號辛未謝太廟乙亥詔上聖祖母懿號加太廟六室尊謚十二月戊辰作景靈宮大中祥符五年聖祖臨降爲宮以奉禮志景靈宮掫於大中祥符五年聖祖臨降爲宮以奉之

蕙田案此景靈宮之始爲聖祖臨降而建誕矣

真宗本紀乾興元年二月帝崩十月祔太廟

禮志乾興元年十月奉真宗神主祔廟

仁宗天聖五年詔修景靈宮之萬壽殿以奉真宗署曰奉真

蕙田案萬壽殿奉真宗此景靈宮第二殿也

仁宗本紀景祐二年五月庚子議太祖太宗真宗廟並萬世不遷

玉海景祐二年五月甲申朔詔王者奉祖宗尚功德禋天祀地則侑神作主審諦合食則百世不遷其令禮官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庚子禮院言王者建廟祏之嚴合昭穆之綴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太祖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鋪敦燮伐潛黜不端夷澤潞之畔兼淮海之昧東焚吳輿右因蜀壘湘楚番禺請吏入朝當此之時天下去凋殘蒙吏生此萬世之業也太宗提神畧席下武襲行天討底定太原由是謹九刑之辟藝四方之貢信賞類能重食勸農官無煩苛人無怨恫又引搢紳諸儒講道興學炳然與三代同風真宗

乾粹日昭執競維烈遂考夏諺紹虞巡祕牒岱宗育毅
與壤翕受瑞福普浸黎元肖翹跂行民無不寧百度已
備眷授明辟洪維一祖二宗之烈歷選墳誥未有高焉
者也請以太祖爲定配二宗爲迭配其將來皇帝親祠
請以三聖皆侑上顯對越之盛次申適追之感詔恭依

蕙田案迭配從唐制也

宋史禮志康定元年直祕閣趙希言奏太廟自來有寢
無廟因堂爲室東西十六間內十四間爲七室兩首各
一夾室案禮天子七廟親廟五祧廟二據古則僖順二
祖當遷國家道觀佛寺並建別殿奉安神御豈若每主
爲一廟一寢或前立一廟以今十六間爲寢更立一祧
廟逐室各題廟號卻寶神御物宜銷毀之同判太常寺
宋祁言周制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

藏木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墓側故陵上更稱寢
殿後世因之今宗廟無寢蓋本於茲鄭康成謂周制立
二昭二穆與太祖文武共爲七廟此一家之說未足援
正自荀卿王肅等皆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
降殺以兩則國家七世之數不用康成之說也僖祖至
真宗方及六世不應便立祧廟自周漢每帝各立廟晉
宋以來多同殿異室國朝以七室代七廟相承已久不
可輕改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寶物世傳者皆在焉
其神御法物寶盈卻牀請別爲庫藏之自是室題廟號
而建神御庫焉

蕙田案僖順有當祧之義尚非應祧之時

仁宗本紀皇祐五年三月癸亥遣使奉安太祖御容於
滁州太宗御容於并州真宗御容於潭州六月乙亥御

紫宸殿案太安樂觀宗廟祭器十一月戊辰饗太廟奉
慈廟
禮志皇祐中以滁州通判王靖請滁并澶三州建殿奉
神御乃宣諭曰太祖擒皇甫暉於滁州是受命之端也
即大中祥符寺殿名曰端命以奉太祖太宗取劉繼元於并州
是太平之統也即崇聖寺殿名曰統平以奉太宗真宗
歸契丹於澶州是偃武之信也即舊寺殿名曰信武以
奉真宗既而統平殿災諫官范鎮言并州素無火災自
建神御殿未幾而輒焚天意若曰祖宗御容非郡國所
宜奉安者近聞下并州復加崇建是徒事土木重困民
力非所以答天意也自并州平七十七年故城父老不
入新城宜寬其賦輸緩其徭役以除其患使河東之民
不忘太宗之德則陛下孝思豈特建一神御殿比哉先
是睦親廣親二宅並建神御殿翰林學士歐陽修言神
御非人臣私家之禮下兩制臺諫禮官議以為漢用春
秋之義罷郡國廟今睦親宅廣親宅所建神御殿不合
典禮宜悉罷詔以廣親宅置已久唯罷修睦親宅

蕙田案范氏歐陽氏之言甚透

英宗本紀嘉祐八年十月甲午葬仁宗於永昭陵十一
月丙午祔於太廟
禮志仁宗將祔廟修奉太廟使蔡襄上八室圖為十八
間初禮院請增廟室孫抃等以為七世之廟據父子而
言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
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為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
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國朝
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稱孝孫而禘

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著之祀典大行神主祔廟請增爲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盧士宗司馬光以爲太祖已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蓋太祖未正東向故止祀三昭三穆已正東向則并昭穆爲七世唐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帝皆祀六世前世成法也元宗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若以太祖太宗爲一世則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并等復議曰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皆七世自周以上所謂太祖非始受命之主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爲立廟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遂毀其廟遷其主考之三代禮未有此漢魏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乃存僖祖室以備七室

蕙田案三議皆可行

文獻通考仁宗嘉祐時集賢校理邵必言周禮小宗伯之職凡王之會同甸役禱祠肆儀爲位鄭氏注云若今時肆儀司徒府今習宮廟儀而啟室登毀拜則小捐奠則虛爵樂舉祝敔舞備行綴慢褻神靈莫斯爲甚夫習儀者本以防失禮而瀆神也奈何天子未行親祠而有司先瀆之宜習于尚書省以比漢司徒府下禮院兩制定而從之

嘉祐七年六月時英宗已即位仁宗將祔廟修奉太廟使蔡襄上

八室圖廣廟室并夾室爲十八間神主奉安齋殿數月而成舊廟室前楹狹隘每禘祫陳序昭穆南北不相對左右祭器填委不中儀式嘉祐親祫增築土階張幄帝乃可行禮宗正丞趙觀請廣檐陛如親祫時凡二丈七尺

宋史神宗本紀治平四年正月英宗神主祔廟九月壬午祧僖祖及文懿皇后乙酉祔英宗神主於太廟

禮志治平四年英宗將祔廟太常禮院請以神主祔第八室祧藏僖祖神主於西夾室自仁宗而上以次遞遷翰林承旨張方平等議同堂八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祧合於典禮乃以九月奉安八室神主祧僖祖及后祔英宗罷僖祖諱及文懿皇后忌日

神宗本紀熙寧二年春正月甲午奉安英宗神御於景靈宮英德殿

禮志熙寧二年奉安英宗御容景靈宮

神宗本紀熙寧四年七月庚子詔宗室不得祀祖宗神御

禮志知大宗正丞事李德芻言禮法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廟不設於私家今宗室邸第並有帝后神御非所以明尊卑崇正統也望一切廢罷下禮官詳定請如所奏詔諸宗室宮院祖宗神御迎藏天章閣自是臣庶之家凡有御容悉取藏禁中

蕙田案李德芻此奏差強人意

神宗本紀熙寧六年春正月辛亥復僖祖爲太廟始祖以配感生帝祧順祖於夾室

禮志熙寧五年中書門下言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

知則僖祖有廟與商周契稷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
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
孝心事亡如存之義請以所奏付兩制議取其當者時
王安石爲相不主祧遷之說故復有是請翰林學士元
絳等上議曰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
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
故謂之祖有功若必以有功而爲祖則夏后氏不郊鯀
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以上世次既不可
知則僖祖之爲始祖無疑矣儻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爲
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
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
合食於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藏於太祖之室則是四祖
祫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也請以僖祖之廟爲太祖則合

於先王禮意翰林學士韓維議曰昔先王有天下迹其
基業之所起奉以爲太祖故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
於后稷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故遂爲一代太祖
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爲高
祖然仰跡功業未見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所以始若
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所未安今
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室而
西夾室在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天章閣
待制孫固請特爲僖祖立室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
主皆藏之嘗禘祫時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太祖順昭
穆之列而從之取毀廟之主而合食則僖祖之尊自有
所申以僖祖立廟爲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非禮
祕閣校理王介請依周官守祧之制祔祧廟以奉僖祖

庶不下祔子孫夾室以替遠祖之尊帝以維之說近是而安石以維言夾室右爲尊爲非理帝亦然之又安石以尊僖祖爲始祖則郊祀當以配天若宗祀明堂則太祖太宗當迭配帝又疑明堂以英宗配天與僖祖爲非始祖之說遂下禮官詳定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張師顏等議昔商周之興本於契稷故奉之爲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因先代則親廟迭毀身自爲祖鄭元云夏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張蕘云夏后以禹始封遂爲不遷之祖是也若始封近世上有親廟則擬祖上遷而太祖不毀魏祖武帝則處士迭毀唐祖景帝則弘農迭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例也唐韓愈有言事異商周禮從而變晉瑯琊王德文曰七廟之義自由德厚流光享祀及遠非是爲太祖

申尊祖之祀其說是也禮天子七廟而太祖之遠近不可以必但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未嘗言親廟之首必爲始祖也國家以僖祖親盡而祧之奉景祐之詔以太祖爲帝者之祖是合於禮矣張昭任徹之徒不能遠推隆極之制因緣近比請建四廟遂使天子之禮下同諸侯若使廟數備六則更當上推兩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未可謂之始祖也謹案建隆四年親郊崇配不及僖祖開國以來大祭虛其東向斯乃祖宗已行之意請畧倣周官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僖祖神主大祭之歲祀於其室太廟則一依舊制虛東向之位郊配之禮則仍其舊同知太常禮院蘇稅請即景靈宮祔僖祖即與唐祔獻懿二祖於興聖明德廟禮意無異同判禮院周孟陽等言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爲世祖

無疑宜以僖祖配感生帝章衡請尊僖祖爲始祖而次祧順祖以合子爲父屈之義推僖祖侑感生之祀而罷宣祖配位以合祖以孫尊之義餘且如舊制而馮京欲以太祖正東向之位安石力主元絳初議遂從之帝問配天孰始安石曰宣祖見配感生帝欲改以僖祖配帝然之於是請奉僖祖神主爲始祖遷順祖神主夾室以僖祖配感生帝祀詔下太常禮院詳定儀注安石本議以僖祖配天帝不許故更以配感生帝焉

孫固傳固領銀臺時議尊僖祖爲始祖固議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封光武中興不敢祖春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傳之萬世太祖功也不當替其祀請以爲始祖而爲僖祖別立廟禘祫之日奉其祧主東向以申其尊合所謂祖以孫尊

孫以祖屈之意韓琦見而歎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

韓維傳維判太常寺初僖祖主已遷及英宗祔廟中書以爲僖祖與稷契等不應毀其廟維言太祖勘定大亂子孫遵業爲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爲高祖然仰迹功業非有所因若以所事稷契事之懼有所未安宜如故便王安石方主初議持不行

蕙田案韓維張師顏議自不可易安石堅僻之性壞及祖廟異哉

文獻通考中書門下議不祧僖祖祕閣校理王介上議曰夫物有無窮而禮有有限以有限制無窮此禮之所以起而天子所以七廟也今夫自考而上何也必曰祖自祖而上何也必曰曾祖自曾祖而上何也

必曰高祖自高祖而上又何也必曰不可及見則聞而知之者矣今欲祖其祖而追之不已祖之上又有祖則固有無窮之祖矣聖人制為之限此天子七廟所以自考廟而上至顯祖之外而必祧也自顯祖之外而祧也皆以禮為之界也外而祧亦猶九族至高祖而止也皆以禮為之界也五世而斬故也喪之三年也報罔極之恩也以罔極之恩為不足報則固有無窮之報乎何以異于是故喪之罔極而三年也族之久遠而九也廟之無窮而七也昔先王之制弗敢過焉者也記曰品節斯斯之謂禮易于節之象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

蕙田案王介所言頗得禮意

神宗本紀熙寧十年五月戊午詔修仁宗英宗廟

元豐元年正月戊午命詳定郊廟禮儀

禮志元豐元年詳定郊廟禮文所圖上八廟異宮之制以始祖居中分昭穆為左右自北而南僖祖為始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為穆為在右宣祖真宗英宗為昭在左皆南面北上陸佃言太祖之廟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迭毀如周以后稷為太祖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康王為昭昭王為穆其後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文王宜居昭位武王宜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說者以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則尊卑失序復圖上八廟昭穆之制以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為昭在左宣祖真宗英宗為穆在右皆南面北上何洵直圖上八廟異宮引熙寧儀僖祖正東向之位順祖宣祖真宗英宗南面為昭翼祖太祖太宗仁宗北面為穆正得祖宗繼序德

厚流光之本意又以晉孫毓唐賈公彥言始祖居中三昭在左南面西上三穆在右南面東上爲兩圖上之又援祭法言禴祖宣祖在二祧之位猶同祖禰之廟皆月祭之與親廟一等無親疏遠近之殺順祖實去祧之主若有四時祈禱猶當就壇受祭請自今二祧神主殺于親廟四時之祭享嘗乃止不及大烝不薦新物去祧神主有禱則爲壇而祭庶合典禮又請建新廟於始祖之西畧如古方明壇制有詔俟廟制成日取旨

文獻通考馬氏曰晦菴嘗言太祖昭穆廟制一事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且以爲神宗嘗討論舊典將復古制而惜其未及營建愚以爲後王之失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制者蓋有由矣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而七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如之餘則親盡迭毀其制則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東向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夫人而能知之也然此乃殷周之制殷以契爲太祖而成湯及三宗則爲有功德不毀之廟周以稷爲太祖而文武則爲有功德不毀之廟其餘則親盡而毀夫契稷皆有大功于生民以此受封傳世至于湯武受命興王推其所自本于契稷故奉之以爲太祖舉無異詞若後之有天下者則皆功業特起不因前代然既即帝位必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如漢之太公晉之征西豫章唐之宣懿景元宋之僖順翌宣皆帝者之祖宗享七廟之嚴奉可也若推以爲太祖而比之稷契則固不侔矣是以韋元成劉歆諸人講論廟

制備矣而終不能復殷周之制者蓋太祖之位未定故也古之祫祭蓋奉太祖與毀廟未毀廟之主而合祀之其制則太祖東向左昭右穆以次爲位而祭之然唐世以景帝爲太祖（唐公李炳高祖父）當中脊間則景帝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禘祫則虛東向之位而太祖列於昭穆至代宗以後景帝方居第一室禘祫得以正位然獻懿二祖（景帝之祖父）親盡已毀而禘祫則合祭故當時建議者請景帝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已以奉祖宗而以獻祖東向然則唐世之祫祭如太祖東向之位其末也則景獻二帝迭處之矣然祭祀乃一時之禮虛其位可也迭處其位亦可也宗廟有百世之規既立太祖之廟不可復虛既入太祖之廟不可復遷姑以慰寧之事言之當時以僖祖爲

太祖而自翌祖以下至英宗爲三昭三穆是矣然僖祖本無功德非宋所以興而肇造區夏光啟後裔者藝祖太宗也今僖祖爲百世不遷之太祖而藝祖太宗則親盡而毀之可乎藉曰以二祖同文武世室亦百世不毀然周之文武其功德未嘗居后稷之右今以僖祖爲太祖而藝祖太宗僅同世室終不足以厭人心蓋宋太祖之廟非藝祖不足以當之而神宗之世纔及五代以藝祖爲太祖則七廟未可立也漢以來崛起而有天下者必合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于是尊爲始祖或推以配天固不容論其功業之有無也逮其傳世既久子孫相承則自當以建邦啟土紹業垂統者爲太祖而紹業者所祖之祖固未可以言百世不遷矣蓋後世太祖之位隨世而遷太祖之議

世各異論不能如殷契周稷之定于有天下之初而後世子孫竟無以易也然則歷代所以不能復殷周七廟之制者非不知古禮也正以追尊之祖無一人可以擬稷契者是以太祖之議難決而太祖之位未定故耳

蕙田案馬氏說極爲明暢

神宗本紀元豐三年三月乙酉祔慈聖光獻皇后神於太廟九月乙酉詔即景靈宮作十一殿以時王禮祀祖宗

禮志元豐三年禮文所言古者宗廟爲石室以藏主謂之宗祏夫婦一體同几共牢一室之中有左主右主之別正廟之主各藏廟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藏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其埳去地六尺一寸今太廟藏主之室帝后異處遷主仍藏西夾室求之於禮有所未合請新廟成並遵古制從之

神宗本紀元豐五年十一月壬午景靈宮成遷祖宗神御癸未初行酌獻禮乙酉以奉安神御赦天下官在京大臣子若孫一人庚寅紫宸殿宴侍祠官

禮志元豐五年作景靈宮十一殿而在京宮觀寺院神御皆迎入禁中所存惟萬壽觀延聖廣愛寧華三殿而已

凡七十年間神御在宮者四寓寺觀者十有一元豐五年始就宮作十一殿悉迎在京寺觀神御入內盡合帝后奉以時王之禮十一月百官班於集英殿廷帝詣藥珠凝華等殿行告遷廟禮禮儀使奉神御升綵輿出殿明日復行薦享如禮禮儀使奉神輿行帝出幄導至宣

德門外親王使相宗室正任以上前引望參官及諸軍都虞候宗室副率以上陪位內侍省押班整儀衛以從奉安神御於十一殿明日帝詣宮朝獻先謁天興殿以次行禮並如四孟儀詔自今朝獻孟春用十一日孟夏擇日孟秋用中元日孟冬用下元日天子常服行事薦聖祖殿以素饌神御殿以膳羞罷服儀物悉從今制天興殿門以奉天神不立戟諸神御門置親事官五百人立戟二十四累朝文武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其後南郊先詣宮行薦享禮並如太廟儀

文獻通考元豐時修定儀注所言先王之制設廟于前以象生之有朝設寢於後以象生之有寢廟以藏木主列昭穆之序寢有衣冠几杖象平生之居先儒謂薦其血毛腥其俎爲薦上古之食退而合亨體其大豕牛羊爲薦今世之食儀禮曰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者鄭氏云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故也後世因之故方其薦上古之食于廟則時王之制有所不行薦今世之饌于寢則先王之禮有所不用有唐追尊老氏立太清宮于西都凡將郊祀必先朝焉歲四孟月亦先薦焉天寶詔曰我祖淡然常在爲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須依事生之禮以祭用質明乃尚陰之義故改以卯初晃服策祝非事生之謂故停而不用章聖皇帝席厚德之流光推瑨源之自出乃崇琳館以事聖祖雖採太清之儀實兼原廟之制聖聖纂承益昭前烈然而如在之容或寓于浮圖之祠朝拜之日尚因于道家之禮至于儀物雜以古

今義或未稱時亦有待陛下純孝自天至誠繼志肆宏屋宇哀合仙聖規摹恢廓咸出睿畫旬歲之間其功大就將期落成之始聿嚴親享之事爰勅有司議其典式伏案原廟雖出于近世餘意乃祖乎先王夫孝子之于親也事亡如事其生思之欲見其人齋三日必見其所爲齋者不敢以亡事之故有廟焉示不忘古所以神之也不敢以生事之故有寢焉以象其平生所以親之也多方以求之而其肹享如在左右故曰唯孝子爲能享親陛下比詔禮官講明太廟之禮斷之以古其非先王之法者去而弗用則今日設原廟之禮宜酌今制猶前日之詔意也周官四時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皆于首時蓋君子感時物之變而思其親得疏數之中者也伏請以四孟月告廟獻景靈宮天子常服行事薦聖祖殿以素饌神御殿以饘羹器服儀物悉從今制登降薦獻參酌朝謁之儀凡古之事一切不違以合先王事亡如存之義緣享儀注乞下本所詳定從之時祖宗帝后神御皆寓于宮觀寺院在京師者十有五神宗作景靈宮而在京寺觀神御悉迎奉入內所存者唯萬壽觀延聖廣愛寧華三殿焉

神宗本紀元豐八年十一月丁酉祧翼祖祔神宗於太廟廟樂曰大明之舞

禮志元豐八年太常寺言詔書定七世八室之制今神宗皇帝崇祔翼祖在七世之外與簡穆皇后祧藏於兩夾室置石室中十一月丁酉祔神宗神主於第八室自英宗上至宣祖以次升遷

哲宗本紀元祐元年正月丙辰立神宗原廟

潛確類書元祐元年太皇太后立神宗原廟詔原廟之立所從來已久前日神宗皇帝即位祠宇並建寢殿以崇嚴祖考其孝可謂至矣今神宗既已升祔於故事當營神御以奉神靈而宮垣之東密接民里欲加開展則懼成煩擾欲採縉紳之議皆合帝后爲一殿則無以稱神宗欽奉祖考之意聞治隆殿後有園地以殿後推之本留以待未亡人也可即其地立神宗原廟吾萬歲後當從英宗皇帝於天上以寧神明中以成吾子之志下以安居民之心不亦善乎

二年三月癸酉奉安神宗神御於景靈宮宣光殿十月壬午奉安神宗御容於會聖宮及應天院

徽宗本紀元符三年八月庚子作景靈西宮奉安神宗神御建哲宗神御殿於其西庚戌詔以仁宗神宗廟永世不祧癸亥祔哲宗神主於太廟樂曰大成之舞

禮志元符三年禮部太常寺言哲宗升祔宜如晉成帝故事於太廟殿增一室候祔廟日神主祔第九室詔下侍從官議皆如所言蔡京議以哲宗嗣神宗大統父子相承自當爲世今若不祧遠祖不以哲宗爲世則三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八宜深考載籍遷祔如禮陸佃曾肇等議國朝自僖祖而下始備七廟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今哲宗於神宗父子也如禮官議則廟中當有八世況唐文宗即位則遷肅宗以敬宗爲一世故事不遠哲宗祔廟當以神宗爲昭上遷宣祖以合古三昭三穆之義先是李清臣爲禮部尚書首建增室之議侍郎趙挺之等和之會清臣爲門下侍郎

論者多從其議唯京佃等議異二議既上清臣辨說甚力帝迄從焉六月禮部請用太廟東夾室奉安哲宗神主太常少卿孫傑言先帝神主錯之夾室即是不得祔於正廟與前詔增建一室之議不同昨用嘉祐故事專置使修奉請以夾室奉安神主亦與元置使之意相違請如太常前議增建一室尚書省以廟室未備行禮有期權宜升祔隨即增修比之前代設幄行事者不爲不至詔依初旨行之遞祔哲宗神主於夾室

徽宗即位宰臣請特建景靈西宮奉安神宗於顯承殿爲神御之首昭示萬世尊異之意建哲宗神御殿於西以東偏爲齋殿乃給度僧牒紫衣牒千道爲營造費戶牖工巧之物並置荆湖北路已而右正言陳瓘言五不可且論蔡京矯誣不從

文獻通考右正言陳瓘言近修建景靈西宮拆移元豐庫大理寺軍器監儀鑾司等處以其地奉安神考哲宗神御然可得而議者有五事焉夫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今廟據社位不合經旨此其可議者一也刑獄之地必有殺氣今乃撰此以建宮廟此其可議者二也西宮之地雖云只移官舍不動民居而一寺一庫一監一司移於他處遷此就彼亦有居民此其可議者三也昔者奉安祖宗帝后神御散於寺觀之內神考合集諸殿會於一宮今乃析而爲二歲時酌獻鑾輿分詣禮既繁矣事神則難此其可議者四也顯承殿奉安以來一祖五宗神靈協會既久何用遷徙宗廟重事豈宜輕動此其可議者五也望別行詳議瓘又言陛下所以不敢輕議者謂神考素有修西宮之意蔡京親聞先訓而實錄

備載其語故不可以不恭依也以臣觀之此乃蔡京矯誣神考之訓無足信者元豐中神考於治隆殿後留基以待宣仁後因御史有請宣仁以其地爲神考廟宮而紹聖大臣反謂宣仁輕蔑神考裁損廟制於是重建顯承殿以爲奉安之地當哲宗之時蔡京最用事凡可以毀宣仁者無所不至豈有親聞神考之言可以證元祐之失而乃隱忍不聞於哲宗者乎臣以是知其爲矯誣也不從

詔仁宗神考廟永祀不祧詔曰蓋聞有天下者事七世則迭毀之制有常祖有功而宗有德則不遷之廟非一伏以藝祖應天順人肇造區夏太宗受命繼代底定寰宇真宗以聖繼聖撫全盛之運故仁祖並尊爲百世不祧之廟恭惟仁宗皇帝躬天地之度以仁爲治在位四十二年利澤施于四海早定大策授英宗以神器功隆德厚孰可擬議英宗皇帝享祚日淺未究施設神宗皇帝以聖神不世出之資慨然大有爲于天下政令法度莫不革而新之功業盛大謙抑不居而廟祏之制未議尊崇宜令禮官稽參故事考定仁祖神考廟制詳議以聞十一月權太常少卿盛次仲等言仁宗神考請如聖詔尊崇廟祏永祀不祧與天無極于是三省表請付外施行有詔恭依

宋史禮志建中靖國元年名哲宗神御殿曰觀成尋改重光詔自景靈宮並分三日朝獻崇寧元年三月丁巳奉安哲宗神御於景靈西宮寶慶殿閏月甲寅朔更名哲宗神御曰重光

徽宗本紀二年二月癸酉奉安哲宗御容於西京會聖

宮及應天院十二月癸亥祧宣祖皇帝昭憲皇后
禮志崇寧二年祧宣祖與昭憲皇后神主藏西夾室居
翼祖簡穆皇后石室之次
文獻通考崇寧二年詔祧宣祖以哲宗神主祔太廟第
八室詔曰欽惟哲宗實繼神考傳序正統十有六年升
祔之初朕方恭默乃增一室於七室之外遂成四穆於
三昭之間考禮與書曾靡有合比閱近疏特詔從臣并
與禮官博盡衆見列奏來上援據甚明謂本朝自僖祖
至仁宗始備七世當英宗祔廟上祧順祖暨神考祔廟
又祧翼祖則哲宗祔廟父子相承自當爲世祧遷之序
典禮可稽覽之惕然敢不敬聽其合行事件令禮部太
常寺詳議聞奏十二月禮部太常寺言祧遷之序當祧
宣祖昭武睿聖皇帝昭獻皇后杜氏神主藏於西夾室

居翼祖簡恭睿德皇帝簡穆皇后劉氏石室之次當遷
之主每遇祫享即依典禮其祧遷祭告與工擇日學士
院撰祝文望依故事詔恭依
宋史徽宗本紀崇寧三年十月巳巳立九廟復翼祖宣
祖
禮志崇寧三年詔曰去古既遠諸儒之說不同鄭氏謂
太祖及文武不祧之廟與親廟四爲七是不祧之宗在
七廟之內王氏謂非太祖而不毀不爲常數是不祧之
宗在七廟之外本朝今已五宗則七廟當祧者二宗而
已遷毀之禮近及祖考殆非先王尊祖之意宜令有司
復議禮官言先王之制廟止於七後王以義起禮乃有
增置九廟者禮部尚書徐鐸又言唐之獻祖中宗代宗
與本廟僖祖皆嘗祧而復今存宣祖於當祧之際復翼

祖於已祧之後以備九廟禮無不稱乃命鐸爲修奉使增太廟殿爲十室

玉海東京太廟舊十六楹爲七室東西二楹爲夾室康定元年冬趙希賢請倣古制每主爲一廟一寢不從及元符三年哲宗祔廟七室已滿（僖祖至神宗）乃祔哲宗主于東夾室

文獻通考崇寧三年九月詔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古之道也惟我治朝祖功宗德賢聖之君六七作休烈之盛軼於古先尊爲不祧者至於五宗遷毀之禮近及祖考永惟景祐欽崇之詔已行而不敢踰暨我元符尊奉之文既隆而不可殺雖欲如古莫可得也博考諸儒之說詳求列辟之宜顧守經無以見其全而適時當必通其變爰稽衆議肇作彝倫惟恩以稱情而爲宜則禮以義起而無愧是用酌鄭氏四親之論取王肅九廟之規參合二家之言著爲一代之典自我作古垂之將來庶安宗廟之靈以承邦家之福其合行典禮令禮部太常寺詳議聞奏十月詔曰仰惟翼祖在天毓璿源而濬發安陵有衍粲皇武於始基然循七世八室之規則數踰於古遵九廟五宗之法則禮未應遷是用仰奉二祧之靈復還列聖之次雖豐不昵雖遠當隆豈惟稽三代之徽猷蓋亦用本朝之故事其已祧翼祖當祧宣祖廟並復玉海崇寧四年正月奉僖祖爲太廟始祖

文獻通考崇寧四年三月詔以復翼祖宣祖廟增太廟殿爲十室尋以吏部侍郎王寧爲行奉使六月九廟奉禮畢宰臣蔡京率百官拜表稱賀

宋史禮志崇寧四年十二月復翼祖宣祖廟行奉安禮

惟不用前期誓戒及亞終獻之樂舞焉

蕙田案禮天子七廟本無九廟之文即周亦云文世室武世室未嘗言廟也且世室乃親盡之祖有功德者不毀在親廟之上宋以有功德之祖居昭穆之位反以親盡之祖充九廟之數何其與古戾也

徽宗本紀大觀元年九月己酉加上僖祖謚

禮志政和三年奉安哲宗神御於重光殿昭懷皇后神御殿成詔名正殿曰靈娭於是兩宮合爲前殿九後殿八山殿十六閣一鐘樓一碑樓四經閣一齋三神厨二道院一及齋宮廊廡共爲二千三百二十區

文獻通考凡神御殿者古之原廟天聖初禮儀使言正月朝拜啟聖院神御在諒闇請差輔臣酌獻知制誥張師德奉安太祖太宗御容于鴻慶宮迎景靈宮真宗御容奉安于西京應天院曲赦西京自是多以宰相若近臣爲禮儀使入內都知押班御藥管勾儀衛先迎御容至文德或會慶長春殿宿齋奉辭輔臣宗室前導既而酌獻出則百官辭于近郊景靈舊晉邸真宗所生修萬壽殿名曰奉真二年奉安塑像又建殿于上清太平宮奉安御容改玉清昭應宮集靈殿爲安聖殿奉安玉石像出御容奉安洪福院四年出御容奉安鴻慶宮五年天章閣迎御容奉安慈孝寺崇真殿御飛白書額太后塑像侍側外無知者明年手詔宣示皆真宗神御也八年啟聖院太宗神御爲永隆殿迎天章閣太祖御容奉安于太平興國寺

開先殿九年永安縣建會聖宮奉安三聖明道二年
慈孝寺莊獻神御為彰德殿景靈宮莊懿神御為廣
孝殿奉安御容恭謝禮成迎龍圖閣太宗御容奉安
壽寧堂景福殿真宗御容奉安福聖殿景祐二年改
長寧宮為廣聖宮前殿有道家天神之像後起觀閣
奉真宗神御占宮城西北隅普安院元德莊穆神御
為重徽殿四年萬壽觀修莊惠真容殿名曰廣愛禮
賓使白仲達入内東頭供奉官蘇紹榮奉安太祖御
容于揚州建隆寺即南征駐蹕之地景德中置殿繪
御容而其制卑陋會占者言東南有王氣乃別構殿
易以塑像為章武殿是歲開元殿火康定初鴻慶宮
神御殿又火罷修神御即舊基構齋殿每醮則旋設
三聖位舊像瘞宮側慶歷六年重修開先殿御飛白

書榜迎天章閣太祖御容奉安七年鴻愛宮復修三
聖神御曲赦南京八年自萬壽觀奉宣祖太祖太宗
御容于睦親宅真宗御容于天章閣皇祐五年會靈
觀火權奉三聖于景靈宮滁州通判王靖請滁并澶
三州建殿以奉神御即芳林園命工寫三聖御容車
駕詣萬壽觀辭翌日奉太祖于滁州天慶觀端命殿
太宗于并州資聖院統平殿真宗于澶州開福院信
武殿各以輔臣為迎奉使副具儀仗導至近郊内臣
管勾奉安百官辭觀門外帝謂輔臣曰并州言四月
二十二日奉安太宗御容仍以平晉記來上蓋紀太
平興國四年征討之事是時車駕亦以四月二十二
日至太原城下何其異也葦重徽隆福殿奉安明德
元德章穆皇后至和元年重修開先殿奉神御于天

章閣萬壽觀延聖殿神御帳損權徙別殿二年帳成
奉安真宗金像天章閣迎太祖孝明皇后御容奉安
開先殿數日又迎太宗元德皇后御容奉安永隆殿
英宗治平初景靈宮西園作仁宗神御殿曰孝嚴別
殿曰寧真齋殿曰迎釐景靈西門曰廣祐明年奉安
次日太后酌獻大臣分獻天興諸殿特支在京諸軍
班錢　初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以聖祖臨降作景靈
宮至天聖元年二月詔修宮之萬壽殿以奉真宗皇
帝殿成榜曰奉真明道二年又建廣孝殿十月二十
九日奉安章懿皇后神御儀衛迎導祭告皆如天聖
二年奉真殿禮治平元年三月又詔就宮之西園建
殿以奉仁宗皇帝八月殿成榜曰孝嚴二年四月十
七日奉安御容帝親行酌獻命大臣分詣諸神御代
行禮翌日皇太后酌獻皇太后大長公主以下內外
命婦陪位于廷詔每歲下元朝謁如奉真殿儀九月
詔名齋殿曰迎釐十二月名宮之西門曰廣祐凡七
十年間神御在宮者四其他寓諸寺觀者十一所元
豐五年神宗皇帝始就景靈宮作十一殿在京宮觀
寺院神御悉皆迎奉入內盡合帝后而奉以時王之
禮元祐元年作宣光殿（後改為徽音殿）紹聖二年作顯承殿元
符三年作西宮以顯承殿為館御之首易名曰大明
又作坤元殿重光殿政和四年作桑儀殿于是兩宮
合為前殿九後殿八山殿十六閣一鐘樓一碑樓四
經閣一齋殿三神厨二道院一東宮正南門曰景靈
宮門門內有東西橫門其北曰天興殿門門內曰天
興殿以奉聖祖九天司命天尊大帝玉石像刻真宗

皇帝聖容侍立大中祥符五年作及奉僖祖皇帝順祖皇帝翌祖皇帝版位元豐五年祔東西廊門曰左右正元殿後門曰保寧以奉元天大聖后像大中祥符五年作及文懿皇后惠明皇后版位元豐五年祔閣上奉聖祖及六仙官大中祥符五年作自西橫門西出凡前後殿各三曰大始殿以奉昭憲皇后山殿曰來寧其後曰太始殿以奉太祖皇帝山殿曰靈游其後宴娛次西皇武殿以奉太祖皇帝山殿曰凝神又西曰太定曰儀極殿以奉孝明皇后山殿曰天游其後曰輝德殿以奉殿以奉太宗皇帝山殿曰冷風自東橫懿德皇后元德皇后山殿曰丹臺次西曰美成殿以奉仁門東出凡前後殿各三曰熙文殿以奉真宗皇帝山殿曰太虛其後曰衍慶殿以奉孝穆皇后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山殿曰丹臺次西曰美成殿以奉仁宗皇帝山殿曰晨霄其後曰繼仁殿以奉慈聖光獻皇后山殿曰靈崛又西曰治隆殿以奉英宗皇帝山殿曰昭清其後曰嶽音殿以奉宣仁聖烈皇后山殿曰寧真齋殿在天興殿之東曰明福西曰迎釐神厨道院皆在宮之西南西宮正南門曰燕昌門其北曰大明殿門門內曰大明殿以奉神宗皇帝山殿曰靈德其後曰坤元殿以奉欽聖憲肅皇后欽成皇后慈皇后山殿曰顯光其西曰世德門其北曰重光殿門門內曰重光殿以奉哲宗皇帝山殿曰靈臺其後曰柔儀殿以奉昭懷皇后山殿曰靈娛齋宮在宮之東偏正南曰昭德門門內曰潔誠殿神厨正宮之東南殿閣齋宮及廊廡共為屋二千三百二十區凡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于兩廡

蕙田案漢立原廟議者非之宋廼復襲其名建立神御殿至不可數而以帝王之尊雜處于浮屠道家之宇先王之禮掃地盡矣通考總叙始末最詳存之可以爲戒也

揮麈前錄祖宗神御像設在南京則鴻慶宮西京則奉先寺之興元會聖宮之降真殿揚州曰彰武滁州曰端命河東曰統平鳳翔曰上清太平宮真宗親征北郊封泰山祀汾陰則有澶淵之信武嵩山崇福之保祥華陰雲臺之集真乾德六年即都城南安陵之舊城建奉先資福院爲慶基殿以奉宣祖藝祖則太平興國之開先太宗則啟聖之永隆至大中祥符中建景靈宮天興殿以奉聖祖其後真宗之奉真仁宗之孝嚴英宗之英德皆在其側也又有慈孝之崇真萬壽之延聖崇先之永崇以奉真宗母后章顯明肅在崇真之旁曰章德章懿在奉先之後曰廣孝章惠在延聖之後曰廣愛在普安者二元德曰隆福明德章穆曰重徽元豐中神宗以獻享先後失序地偏且遠有曠世不及親祀者廼詔有司神御之在京師寓于佛祠者皆廢撤而遷之禁中由英德而上五世合爲一宮凡十一殿以世次列東西序帝殿一門列戟七十二殿之西廡繪畫容衛王公名將羅立左右內有燕寢温清之室玩好畢陳而母后居其北改慶基曰天元后曰太始開先曰皇武后曰儼極永隆曰大定后曰輝德奉真曰熙文后曰衍慶孝嚴曰美成后曰繼仁英德曰治隆其便殿十一曰來寧曰燕娭曰靈遊曰凝神曰天遊曰泠風曰太靈曰丹臺曰靈崑

曰昭清以五年十一月奉安帝后塑像于新宮大赦天下繪像侍臣于後元祐初即治隆之後宣光殿以奉神宗紹聖初闢宮之東隅爲顯承殿以宣光殿故址爲徽音殿以奉宣仁聖烈建中靖國元年詔以顯承介于一偏廟號未稱于是度馳道之西東直大定南北廣袤地勢併撤府寺創爲西宮建大明宮以奉神宗爲館御之首涓日遷奉親祠永爲不祧之廟以示推崇之意曲赦四畿錄功臣後如元豐故事云

右廟制上

淮陰吳玉搢校字